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七十一

總錄部

一百二十一

救患第二

晉荀勗仕魏為侍中時曹爽專權何晏等欲害大常傅嘏勗營救得免

成都王穎武帝第十六子也陸機為殿中郎趙王倫輔政引為相國叅軍倫將篡位以為中書郎倫之誅也齊王冏以機職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與為遂收機等九人付廷尉賴穎與吳王晏並救理之得減死徙還遇赦而止

石崇為大僕劉興兄弟少時為王愷所嫉愷召之宿因欲坑之崇素與興等善聞當有變夜馳詣愷問二劉所在愷迫卒不得

隱崇徑進於後齋牽出同車而去語曰年少何以輕就人宿興  
深德之

傅祗為侍中時裴楷子瓚娶楊駿女及駿誅楷以姻親收付廷  
尉賴祗救護得免猶坐去官

孫琰為都官從事時江統為懷敏太子洗馬及太子廢處金墉  
賈后諷有司不聽官臣追送統與官臣冒禁至伊水拜辭道左  
悲泣流連都官從事悉收統等付河南洛陽獄付郡者河南尹  
樂廣悉散遣之繫洛陽者猶未釋琰說賈謚曰所以廢徙太子  
以為惡故爾東宮故臣冒罪拜辭涕泣路次不顧重辟乃更彰  
太子之德不如釋之謚與洛陽令曹攄由是皆免

蕭隆為殿中將兵齊王冏被誅初交兵冏左司馬嵇紹奔散赴  
宮在持弩在東閣下者將射之隆見紹姿容長者疑非凡人趣  
前拔箭於此得免

崔岳字元嵩為朝鮮令初劉曜有罪云與曹恂奔於流綏綏匿  
之於書匱載送於王忠忠送之朝鮮歲餘饑窘變姓名客為縣  
卒岳見而異之推問所由曜叩頭自首流涕求哀岳曰卿謂崔  
元嵩不如孫賓石乎何惧之甚也令詔捕卿甚峻百姓間不可  
保也此縣幽僻勢能濟卿縱有大急不過解印綬與卿俱去耳  
吾既門衰無兄弟之累身有薄祐未見兒子卿猶吾子弟也勿  
為過憂大丈夫處身立世烏獸投人尚欲濟之而况君子乎給  
以衣服資供書傳曜遂從岳質通疑滯恩顧甚厚岳從容謂曜  
曰劉生姿宇神調命世之才也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英雄之

田原元龜卿其人矣曹恂雖於困厄之中事曜有君臣之禮故皆德之郭陽為將軍大安中并州饑亂石勒與諸小胡亡散乃自鴈門還依窰丘北澤都尉劉監欲縛賣之丘匿之獲免勒於是潛詣納絳都尉李川路逢郭敬泣拜言饑寒敬對之流涕以帶貸鬻食之并給以衣服勒謂敬曰今者大饑不可守窮諸胡饑甚宜誘將冀州就穀因執賣之可以兩濟敬深然之會建威將軍闔粹說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騰使陽與張隆虜群胡將詣冀州兩胡一枷勒時年二十餘亦在其中數為隆所歐辱敬先以勒屬陽及兄子時陽敬族兄也是以陽時每為解請道路饑病賴陽時而濟

裴楷為鎮南將軍初太康末汝南王亮被害亮子西陽縣公散騎常侍羨時年八歲楷與之親姻竊之以逃一夜八遷故得免秦璩與陳訓同鄉人也訓善占候會陳敏作亂遣弟宏為歷陽太守訓謂邑人曰陳家無王氣不久當滅宏聞將斬之璩時為宏參軍乃說宏曰訓善風角可試之如不中徐斬未晚也乃赦之

祖納為太子中庶子齊王冏建議趙王倫收冏弟北海王寔及前皇門郎引農董祚弟文與冏俱起皆將害之納上疏救焉並見宥

石勒門幹鄧攸為郎時幹也

幹失名氏

永嘉末攸為河南太守沒於

勒勒宿忌諸官長二千石聞收在營馳召將殺之攸至門門幹識攸攸求紙筆作辭幹候勒和悅致之勒重其辭乃命勿殺

錢舉吳興武康人也沈勁亦武康人也勁父克與王敦構送衆  
敗而逃為部曲將吳儒所殺勁當坐誅舉匿之得免

郭舒為荊州別駕荊州士人宗厥嘗因酒忤刺史王澄澄怒叱  
左右捧厥舒厲聲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恙曰  
別駕枉邪誑言我醉因遣搗其鼻炙其眉頭舒跪而受之澄意  
少之而厥遂得免

荀羨為徐州刺史監青州軍事又領兗州刺史鎮下邳羨自鎮  
來朝時蔡謨固讓司徒不起中軍將軍殷浩欲加大辟以問於  
羨羨曰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舉浩乃止

栢冲溫弟也初朱綽兄憲及斌為西中郎袁真所殺綽從溫平  
壽陽真時已死輒發棺戮尸溫怒將斬之冲苦請得免

嗣譙王尚之為驃騎諮議參軍初王國寶之誅也散騎常侍劉  
鎮之彭城内史劉洵子徐州別駕徐放並以同黨被收將加大  
辟尚之言於會稽王道子曰刑獄不可廣宜釋鎮之等道子以  
尚之昆季並居列職每事仗焉乃從之

曇冰者沙門也王厥起兵為王恭所殺子華時年十二在軍中  
與厥相失隨曇冰逃竄時劉牢之搜檢覓華甚急曇冰使華提  
衣幘隨後津邏咸疑焉華行遲冰呵罵云奴子怠懈行不及我  
以杖捶華數十衆乃不疑由此得免

宋張榮為右將軍王玄謨隊主初張暢為南譙王義宣長史朝  
廷徵為吏部尚書未行義宣反遂拘留之及義宣敗於梁山暢  
為軍人所掠衣服都盡遇玄謨乘輿出營暢已得敗衣遂排玄

謨上與玄謨甚不悅諸將請殺之榮救之得免報送都下付廷尉見原

王誕為司馬元顥驃騎長史元顥討栢玄欲悉誅栢氏誕固陳栢循等與玄志趣不同由此得免循誕甥也及玄得志誕將見誅循為之陳請又言循等得免之由乃徙誕廣州

何尚之為尚書左僕射及凶邵弒立進位司空領尚書令時三方興義將佐家在都邑邵悉欲誅之尚之不說百端並得免

沈煥為散騎郎元凶邵弒逆南郡王義宣起義宣收義宣世子恢及弟棕憬悛繫于外令煥防守之煥密有歸順意謂恢等禍福與諸郎同之願勿憂及臧質自白下上趨廣莫門邵令煥殺恢等煥乃解其桎率所領數十人與恢等向廣莫門欲出門者

拒之煥曰臧公已至凶人走矣此司空諸郎並能為諸君得富貴非徒免禍而已勿相留亦值質至因以得出

沈慶之為建威將軍封始興公初申坦坐事將弃市羣臣為之請莫能得將行刑慶之入市抱坦慟哭曰卿無罪為朝廷所枉誅我入市亦當不久市官以白孝武乃原生命繫尚方尋被宥復為驍騎將軍又王玄謨為寧朔將軍北征受輔國將軍蕭斌節度及兵敗斌將斬之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

王僧郎殷馭外曾祖也馭祖元素元嘉末坐染太初事誅馭遺腹亦當從戮僧郎啓孝武救之得免

南齊戴僧靜初沒于魏後叛還淮陰太祖撫蓄之常在左右僧

靜於都載錦為歐陽戍所得繫兗州獄太祖遣薛 餉僧靜酒  
食以刀子置魚腹中僧靜與獄吏飲酒既醉以刀刻械手自折  
鎖發屋而出歸太祖匿之齋內以其家貧年給穀千斛

王晏為世祖領軍司馬中軍從事中郎初晏父普曜為沈攸之  
長史常慮攸之舉事不得還時王煥為吏部轉普曜為內職深  
德之及煥為丹陽尹而晏仕世祖府煥從弟緼反世祖謂晏曰  
王煥宋家外戚王緼親同逆黨既其群從豈能無異意我欲具  
以啓聞晏叩頭曰王煥脩謹保無異志晏父母在都請以為質  
世祖乃止

王儉為侍中尚書令丹陽尹時江數除太子中庶子領驍騎將  
軍未拜門客通贓利世祖遣儉檢覈數藏此客躬自引帝甚有  
怪色儉從容啓帝曰江數若能治郡此便是具美爾帝意乃釋  
王廣之為右衛將軍初李元履與王融游狎及王融誅鬱林勅  
元履隨廣之北征密令於北殺之廣之先為元履父安人所厚  
又知元履無過甚擁護之會鬱林敗死元履拜謝廣之曰二十  
二載父母之年自此已外文入之賜也

梁徐勉為尚書僕射沈約嘗侍宴值豫州獻栗徑半寸高祖竒  
之問曰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臆少帝三事出謂人曰公護前  
不讓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勉固諫乃止

柳世隆為郢州長史沈攸之舉兵圍郢城范雲為攸之所得令  
送書入郢城內或欲誅之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其違命  
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壘世隆素與雲善乃免之

褚淵為太宰初齊高帝受禪悉誅宋宗室近屬將及劉季連等淵素善季連固請乃免

侯子鑒侯景將也姚僧坦為湘東王記室參軍侯景之亂逃歸吳興及至兵大至乃被拘繫子鑒素聞其名深相器遇因此遂獲免

後魏崔周為司徒初趙逸仕姚興歷中書侍郎為興將齊難軍司征赫連屈丐難敗為屈丐所虜拜著作郎太武平統萬見逸所著曰此豎無道安得為此言乎作者誰也其速推之浩進曰彼之謬述亦猶子雲之美所皇王之道固宜容之大武乃止拜逸中書侍郎

寇謙之嵩山道士也毛修之初在洛敬事謙之修之為宋武帝子義真司馬後沒魏時謙之為大武所信敬營護之故得不死遷于平城

胡叟初從宋益州刺史吉翰入蜀時蜀沙門法成鳩集僧旅幾千人鑄丈六金像宋文帝惡其聚眾將加大辟叟聞之即赴丹陽啓申其美遂得免焉復還於蜀法成感之遺其珍物價值千餘疋叟謂法成曰緯蕭何人能弃明珠吾以德請財何為也一無所受

北齊陳元康字長猷為右丞初高祖葬後崔陵竊言黃頴小兒堪當重任不崔暹外兄李順以陵言告暹暹啓文襄絕陵朝謁陵要拜道左帝發怒曰黃頴小兒何足拜也於是鎖陵赴晉陽而訊之陵不伏暹引邢子才為證子才執無此言陵在禁與子



才曰卿知我意屬大丘不子才出告陵子瞻雲尊公意正應欲  
結姻於陳元康瞻有女乃許妻元康子求其父元康為言之於  
帝曰崔陵名望素重不可以私處言語便以殺之帝曰君免其  
性命猶當徙之遐裔元康曰陵若在邊或將外叛以英賢資寇  
敵非所疑也帝曰既有季珪之罪還命令輸作可乎元康曰嘗  
讀崔琰傳追恨魏武不引陵若在作所而殞後世豈道公不殺  
也帝曰然則柰何元康曰崔陵何死朝野莫不知之公誠能以  
寬濟猛輕持其罰則仁德彌著天下歸心乃舍之陵進謁奉謝  
帝猶怒曰我雖無堪忝當大任被卿名作黃頷小兒金石可銷  
此言難滅

和洛興為葛榮下都督時溫子外為廣陽王深東北道行臺郎  
中深軍敗子深為葛榮所得洛興與子昇舊識以數十騎潛送  
昇得達冀州還京李楷執其手曰卿今得免足使夷甫慚德自  
是無復官情閉門讀書屬精不已

劉靈助龐疎無賴以一筮為企朱榮功曹叅軍建議初榮於河  
陰王公卿士悉見屠害時奉車都尉盧道虔兄弟亦相率朝於  
行宮靈助以其州里衛護之由是朝士與諸盧相隨免害者數  
十人

王則為侯景行臺郎中顏之推為郢州管記侯景陷郢州欲殺  
之賴則以免因送建鄴景平還江陵

楊愔字遵彥為僕射陳王瑜琳弟也為侍中永定元年使齊以  
陳郡袁憲為副齊以王琳之故執而囚之文宣帝每行載死囚

以從齊人呼曰供御囚每有他怒則召殺之以快其意瑜及憲並危殆數矣遵彥憫其無辜每存護之天嘉二年還陳後周張曜初為後魏將韓軌長史樊深初仕後魏征虜將軍孝武西遷樊王二姓舉義為東魏所誅深改易姓名游學於汾晉之間習天文及筭曆之術後為人所告因送河東曜重其儒學延深至家因是更得逃隱

隋房彥謙初仕齊為齊州治中齊士歸于家周武帝遣柱國辛遵為齊州刺史為賊帥輔帶劔所執彥謙以書諭之帶劔慚懼送遵還州諸賊並各歸首

元巖初仕周為內史中大夫宣帝嗣位為政昏暴京兆郡丞樂運乃輿襯詣朝堂陳帝失言甚切至帝大怒將戮之朝臣皆恐懼莫有救者巖謂人曰臧洪同日尚可俱死其况比于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詣閣請見言於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之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術內爾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運因獲免

何稠為開府耿詢攻巧絕人初為官奴後賜蜀王秀乃秀廢當誅稠言於高祖曰詢之巧思若有神臣誠為朝廷惜之帝於是特原其罪

唐許紹為陝州都督武德中蕭銑據荆楚江領朱賓遣開府李靖安輯惟遠將從數人馳傳至金州與廬江三琰共擊之破蠻賊鄧洛進至夔州阻蕭銑不得前高祖遲之因更發怒陰勅紹斬之紹惜其才為之請命於是獲免

唐溫彥博為中書令先是楊篡為長安令有婦人袁氏妖逆為人所告篡詰問之不得其狀袁氏後又事發伏誅太宗以篡為不忠將殺之彥博以篡過誤罪不至死固諫乃赦之

李安遠朔方人隋雲州刺史徹子也少襲父爵城陽公與王珪友善大業初珪坐叔頗當配流安遠為之營護獲免後為正平令

朱敬則長安三年為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御史大夫魏元忠鳳閣舍人張說為張易之兄弟所誣搆將陷重辟諸宰相無敢言者敬則獨抗疏申理曰元忠張說素稱忠正而所坐無名若令得罪豈不失天下之望也乃得減死

哥翰翰初為河西節度王忠嗣衙將忠嗣以為大斗軍副使使別為將討土蕃天寶六載擢授隴右節度副使河源軍使其冬王忠嗣下獄勅召翰方伐之諸將或請以金帛行救忠嗣者翰惟以一單囊行曰若道之將行以是足矣如其不行多金帛亦奚以為翰至玄宗素聞其才虛心待之遂以為鴻臚卿兼西平太守攝御史中丞代忠嗣為隴右節度翰盛言救忠嗣玄宗不從起入禁中翰叩頭隨帝而前言詞慷慨聲淚俱下帝感而寬之遂貶忠嗣為漢陽太守

王緯大曆中為路嗣恭江西觀察判官嗣恭將陷害判官李泌誅戮之緯說諭救解獲免

李忠臣為淮西節度為大將李希烈所逐單騎赴京師因留奉朝請時常侍張涉承恩用事坐受賄財事露帝將以法繩之涉

即帝在東宮時侍讀也忠臣奏曰陛下貴為天子而先生以乏財抵法以愚臣觀之非先生之過也帝意解但令歸田里前湖南觀察辛京杲嘗以忿怒杖殺部曲有司勅奏京杲殺人當死帝將從之忠臣奏曰京杲合死久矣帝問之忠臣曰渠伯叔某於某處戰死兄弟某於某處戰死渠常從至戰所獨不死是以知渠合死矣帝亦憫然不令加罪改授王傅而已

張光晟宗兆人起於行間天寶末哥舒翰兵敗潼關大將王思禮所乘馬中流矢而斃光晟時在騎卒之中因下馬授思禮思禮問其姓名不告而退思禮陰記其形貌常使人密求之無何思禮為河東節度使其偏將卒雲京為代州刺史屢為將技譖毀思禮怒焉雲京惶懼不知所出光晟時隸雲京麾下因間進

曰光晟素有德於王司空比不許者耻以求思授賞爾今使君憂迫光晟獨奉命一見司空則使君之難可解雲京然其計而令之大原及謁思禮未及言舊思禮識之遽曰爾豈非吾故人乎何相見之晚也光晟遂懷潼關之事思禮大喜因執其手感泣曰吾有今日子之力也求子頗久終此相逢何慰如之即命同榻而坐結為兄弟光晟遂述雲京之屈思禮曰雲京比涉謗言過亦不細今為故人特捨之矣

杜佑為淮南節度時徐州張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誣奏從事李藩搖動軍情德宗詔佑殺之佑素重藩懷詔旬日不忍發因引藩論釋氏曰因報之曰信有之否藩曰信然曰審如此召宜遇事無恐因出詔藩覽之無動色曰某與兼信為報也佑曰慎

勿出口吾以密論符百口保君矣德宗得佑解怒不釋追藩赴  
關及召見望其儀形曰此豈作惡事人釋然除秘書郎  
裴度為東都留守司徒中書令大和九年李訓等伏誅其親戚  
踈遠者皆在囚繫或以加流竄度上疏理之救治者數十家  
李勉為梁州都督山南西道觀察使勉以故吏前密縣尉王晬  
勤幹俾攝南鄭令俄有詔處死勉問故乃為權倖所誣勉詢將  
吏曰帝方以牧宰為人父母豈以譖言而殺不辜乎即停詔拘  
晬飛表上聞晬遂獲宥而竟為執政所非追入為大理少卿謁  
見面陳王晬無罪政事脩舉盡力吏也肅宗喜其守正即日除  
太常少卿王晬後以推擢拜大理評書龍門令終有能名時稱  
知人

後唐墨君和鎮州鼓刀之士也鎮州王鎔初襲父位為節度鎔  
為晉人所侵求救於幽州李威威出軍為鎔援時威兵勢方盛  
以鎔冲弱有窺圖之志威再來赴援為弟儔奪據其位退無歸  
路鎔乃館威於寶壽佛寺鎔以威因已而失國又感其援助之  
大事之如父鎔謁威於其館威陰遣部下伏甲却鎔抱持之即  
並轡歸府舍鎔軍拒之竟殺威鎔本踈瘦時年始十七當與威  
並轡之時雷雨驟作屋瓦皆飛有一人於缺垣中望見鎔識之  
遽挾于馬上肩之而去翌日鎔但覺頂痛頭偏蓋因為有力者  
所挾不勝其苦故也既而訪之則君和也遂厚賞之  
任圜為潞州刺史從莊宗攻鎮州及城潰誅元惡之外官吏咸  
保其家屬亦圜橫身以固護焉

周王知權唐景思紀綱之僕也景思初仕漢為汧淮巡檢屢挫淮賊時史引肇淫刑黷貨多織羅南北富商殺之以利其財又開告密之門景思部下有僕夫希求無厭雖委曲待之不滿其心一日拂衣而去見引肇言景思受淮南厚賂私貯器械欲為內應引肇即令親吏領三十騎往收之告者謂收吏曰景思多力十夫之敵也見便殺之不然則無及矣收騎至景思迎接有欲擒之者景思以兩手抱之大呼曰寃哉景思何罪設若有罪死亦非晚何不容披雪公等皆丈夫安忍如此都將命釋之引告者面證景思言受淮南賂景思曰我從家人並在此若有十緡貯積亦是受賂我貯甲杖除官賜外有一事亦是私貯使者搜索其家惟衣一笥軍籍糧簿而已乃寃之景思曰使者但械繫送我入京先是知權在京聞景思被誣乃見引肇曰唐景思赤心為國某服事三十年孝於父母義於朋友被此誣罔何以申陳某請先下獄願公追劾景思免至寃橫引肇慙之令在獄日與酒食景思既桎梏就路穎毫之人隨在京師衆保誣之引肇乃令鞠告事者具狀誣罔即斬之遂奏釋景思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七十二

總錄部 一百二十二

訟寃

昔屈原有言人之窮也未嘗不呼天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  
 斯亦茹寃啣恤之不能無告者也若夫大道之喪亂獄滋豐上  
 聽不聰巧言競進邪曲害於正讒譎蔽其明懷寶而被誣含忠  
 而獲戾乃至樹勳以光國獨見擯弃伏節以沒世反蒙譖毀蹈  
 非辜於公憲陷惡名於鈞黨推是而往其流寔繁盖有齊志以  
 沉幽壤竄跡而投遐裔遭刑辟之荼毒淪輸作之幽窘乃或奮  
 不顧死自訟其寃逮乎近親故吏仁人志士伏闕以申理露章  
 而上訴因以攄宿憤而蒙委照起痿廢而被昭洗者固多乎哉

若夫辭意懇到卒不見諒者斯可悲矣  
楚人卞和得玉璞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王以  
和為誑而斷其左足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復取玉璞而獻之武  
王武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又以為誑而斷其右足武王薨恭  
王即位和乃奉璞而哭於荆山中三日三食泣盡而繼以血恭  
王聞之使人問之曰天下刑之者衆矣子獨何哭之悲也對曰  
夫寶玉而名曰石貞士戮之以誑此臣所以悲也共王曰惜矣  
吾先王之聽難剖石而易斬人之足夫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  
續何聽之殊也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故名之曰和氏之璧  
漢鄒陽齊人客遊於梁人或讒之於孝王怒繫而將欲殺之鄒  
陽客游見讒自寃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  
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  
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計太白食昂昭王疑之夫精變天  
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竭忠盡誠畢議願知左右不  
明卒從吏訕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  
願大王熟察之昔者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  
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熟察玉人李斯  
之意而後思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  
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  
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昔者樊於期逃  
秦之

燕籍荆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衛臨城自剄以劫齊而存



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  
兩君者合行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  
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  
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之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人  
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  
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  
嫉昔者司馬喜臚脚於宋宰相中山范雎折脇拉齒於魏卒以  
應侯此二人者皆信此必然之書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  
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  
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  
食於路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

人者豈素官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  
行堅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  
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  
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消骨  
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

伯讀曰霸

齊用越人子臧而強盛宣

二

謚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竒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  
世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子臧是以不合則骨肉為敵讎  
朱象管蔡是也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  
不足侔而三王易為也是以聖可覺悟捐子之之心而不說田  
常之賢封比干之後脩孕婦之墓故功業復於天下何則欲善  
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強霸諸侯齊桓公用其讐一正天下

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不虛辭借也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強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擒勁吳霸中國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仲子辭三公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德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厚德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姤之客可使刺由况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之沉七族要離燒狗子豈足為大王道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之於道衆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至前也蟠木根底輪困離竒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祇足以結寃而不見得故有人先游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無左右為之容欲盡精神開忠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當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能不牽乎卑亂之言不惑乎衆多之口故秦始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以信荆軻之說故也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以婦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攀拘之語馳城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地今大王沉於諂諛之辭牽於帷墻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造此鮑焦之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於朝者不以私污義砥礪名號者不利傷行故縣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而墨子迴車令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挾

於執位之貴故田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掘穴巖藪之中爾安有盡忠信而趨關下者哉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也

于公東海郟人為郡吏曹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隣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壯柰何其後姑自經死不欲累婦故自殺姑女告吏婦殺我

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府郡之曹

府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

公爭之不得乃拘其具獄於府上具獄者獄案也成其文備具也因辭疾去郡

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

強斷之咎當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塚因表其墓天

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

鄭昌為諫大夫宣帝時蓋寬饒上書誹謗昌慙傷寬饒忠直憂

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抵挫上書訟寬饒曰臣聞山有

猛獸藜藿為之不採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

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吏

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

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

帝不從

公乘興湖三老也京兆尹王遵坐免吏民多稱惜之興等湖縣名也

今號州湖城縣取其名上書訟遵治京兆功效日著往者南山盜賊阻山

橫行剽劫良民殺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

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三輔皆秩中二千石號為

卿也即前京兆尹王昌為鴈門太守甄遵河內太守也群盜寢弘吏氣傷沮寢益也流聞

四方為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關內侯寬

中使聞所徵故司隸校尉王遵捕群盜方略拜為諫大夫守京

輔都尉行京兆尹事遵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

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效致也斬其首而致之也

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耔豪強長安宿豪大猾東市

賈萬城西萬章翦張禁酒趙放萬音矩翦張禁酒張放比二人作翦作酒之家杜陵楊

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

漁小民為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更歷也遵以正

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悅服遵撥劇整亂誅暴禁邪

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為真未有殊絕褒賞加於遵身

今御史大夫奏遵傷害陰陽為國家憂無承用詔書意靖言庸

違象共滔天引虞堯典之辭也庸用也違僻也滔漫也謂其原言假託於治實用違僻貌象恭敬過惡漫天也

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為遵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謂其口惡

而心不信也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嘗醉過遵大奴利家利梓搏其

領梓持頭也搏擊也兄子閑拔刀欲勁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遵

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逮畫為此議也傳致奏文建立謀畫比議也

傳讀曰附謂益其事而引於罪狀浸潤加誣以復私怨浸潤猶漸染也復報也昔白起為

秦相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應侯范雎也杜郵地名在咸陽

也吳起為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秦聽

浸潤以誅良將魏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

也臣等竊痛傷遵脩身潔已砥節首公砥厲也首向也刺譏不憚將相

誅惡不避豪強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脩威信不廢

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讐人之手傷於

詆欺之文上不得蒙棘木之聽周禮三槐九棘公卿於下聽訟獨掩怨讐之偏

奏被共工之大惡共工官名堯時諸侯舜流之於幽州也無所陳怨懇罪遵以京

時廢亂群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為鄉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

以佞巧廢出一遵之身三載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

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遵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

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殛誅也審如御史章遵乃當伏觀

闕之誅孔子誅少卿卯於兩觀之間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非止合免官而已也及

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但徒也空也已止也即不

如章飾文深詆以懇無罪詆毀也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

欺之路懲創也惟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書奏天子復以遵為徐

州刺史

杜欽為議郎先是宣帝時漢數出使西城多辱命不稱或貪汙

為外國所苦苦為困辱之是時烏孫大有擊匈奴之功而西城諸國

所輯輯與集同集和也漢方善遇欲以安之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韓

增舉馮奉世以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脩城伊脩城在鄯善

國漢於其中置戍田吏士也都尉宋蔣言莎車與旁國共攻殺漢所置莎車

王萬年莎車國名萬年其王名也莎素和切并殺漢使者希克國時匈奴又發兵

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以屬匈奴矣

於是攻却南道與軟血畔漢徙鄯善以西皆絕不通善鄯音都護

鄭吉校尉司馬意皆在此道諸國聞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為

亟擊之則莎車日疆亟急也音居力切其勢難制必危西城遂以節諭

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

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四域奉世乃罷兵

以聞宣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

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他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言馬形似龍者帝

甚說說讀日悅下議封奉世下其事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

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專之可也專與顯同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

土之賞少府蕭望之獨以奉世奉使有指本為送諸國客而擅矯制違

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

利以奉世為比比必寐切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逐競也為國家生

事於夷狄漸可長奉世不宜受封帝善望之議以奉世為光祿

大夫水衡都尉及奉世卒後二年西城都護甘延壽以誅郅單

于封為列侯時丞相匡衡亦用延壽矯制生事據蕭望之前議

以為不當封而議者咸美其功帝從眾而侯之於是欽上疏追

訟奉世前功日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約謂共為契約左將

軍奉世以衛侯便益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城郭者謂

西城諸國為城郭而居也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

法有矯制故云遂事者謂臨時制宜前事不可必遂也不得侯

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

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為列侯臣愚以為比罪則郅支

薄置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為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均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無常則節趨不立趨讀曰趨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措置也奉世圖難怨死信命殊俗圖難謀除國難也信讀曰伸威功自著為世使表自著謂顯明也表猶首獨抑厭而不揚厭涉切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意願下有司議帝以先帝時事不復錄

劉向為宗正時甘延壽陳湯誅郅支單于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

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議久不決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使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毀重群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城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桓竒神靈

總百蠻之君檻檻與攬同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躡康居屠五重城奪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萬夷懾伏莫不惧震呼韓邪單于見

郅支已誅且喜且懼向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群臣之勲莫不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玁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焯焯如霆如雷單

丹切焯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

雖易之析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奉大美者不庇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勵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不為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

靡散也音糜

經四年之勞而屢獲駿馬三十匹

屢與僅同

雖斬宛王母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

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之國疆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倍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而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動師衆勞將卒故隱忍而未有忘也今延壽湯睹便益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闕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鎮百蠻名顯四海為國家除殘兵革原



息邊境得以安然猶當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獻朕甚憫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

耿育為議郎時射声校尉關內侯陳湯徒焯煌育上書言便宜因寃訴湯曰延壽湯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年累年之耻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治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曆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陲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不忘數使尚書貴丞相趣立意其功獨丞相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柄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推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抑有功使湯塊然被寃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

弃焯煌正當西域通道今威名拆衡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授人之功以懼敵弃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無武帝薦延臬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事莫不計度以為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唇舌為嫉妬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為國家尤戚戚也書奏成帝還湯卒於長安鮑宣為諫大夫時大司空何武遣吏迎後母會成帝末吏恐道

路有盜賊留止左右或譏武事親不駕遂策免後五載宣數稱  
寃之天子惑丞相王嘉之對而高安侯董賢亦薦武由是復徵  
為御史

孫寶鴻嘉中以廣漢郡盜起選為益州刺史廣漢太守扈商者  
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弟子軟弱不任職寶到部親入山谷諭  
告群盜非本造意渠率皆得毀過自出

渠大也

遣歸田里自效矯

制奏商為亂首

擅放群盜歸故云矯制由商不任職致有盜賊故云為亂首也

春秋之義誅首

惡而已商亦奏寶所縱或有渠卒當坐者

縱放也

商徵下獄寶坐

失死罪免益州吏民多陳寶功效言為車騎將軍所排上復拜  
寶為冀州刺史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七十二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七十三

總錄部

一百二十三

訟寃第二

後漢朱勃扶風人前為雲陽令伏波將軍馬援同郡人也援征  
武溪蠻夷卒於軍中虎賁中郎將梁松宿不平因事陷之光懷  
武大怒收其印綬援妻子相連詣關請罪帝乃出松書示之書  
訴寃前後六上詞甚哀切然後得葬勃詣關上書曰臣聞王德  
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  
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人將仕外讒言在內微過  
輒記大功不計誠為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  
聊而不下豈甘心未規哉悼巧言之善類也竊見故伏波將軍

新息侯馬援援自西州欽慕上義間關阻難觸冒萬死孤立羣  
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  
七郡之使徼封侯之福邠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衆營  
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惟獨狄  
道為國堅守士民饑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  
集豪傑曉誘羗戎謀如湧泉勢如轉規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  
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略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  
進輒克誅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阯  
士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  
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  
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為得不進未必

為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

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士

僵仆也

名滅爵絕國土

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立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

之讒家屬杜門塋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

生者莫為之訟臣竊傷之夫明王醜於用賞約于用刑高祖嘗

與陳平金四萬兩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為豈復疑於錢穀間

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

讒人投畀豹虎豹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

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意豎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

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有五義若援所謂死

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

已六十常惑田里竊感鸞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栗闕庭  
書奏報歸田里

鄭引會稽山陰人為都督郵舉孝廉引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贛  
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引贛疏書也贛被收捕疾病於道亡沒妻

子被繫於獄掠拷連年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以逃  
其禍引獨髡頭負鐵鎖詣闕上章為贛訟罪明帝覺悟即赦其  
家屬引躬送贛喪及妻子還鄉里田是顯名

孔僖與崔駰同遊大學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事僖廢書歎曰  
若是所謂畫龍不成反類狗者駰曰然昔孝武皇帝始為天子  
年方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勝文武及後恣已  
忘其前之為善僖曰書傳若此多矣隣房生梁郁僂和之曰僂謂

不與之言而僂對曰禮記曰勿僂言如此武帝亦是狗耶僖駰默然不對郁怒恨

之陰上書告駰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駰詣吏受訊  
僖以吏部方至恐誅乃上書章帝自訟之曰臣之愚以為凡言

誹謗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  
漢史坦如日月是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為善則  
天下善咸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著致之故  
不可誅於人也誅責也且陛下即坐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

言政教未有過失也天下所具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誹實是則固

應後改倘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  
為計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爾顧天下之人必  
回視易慮以此事闕陛下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

復言者矣臣之所以不受其死猶敢極言者誠為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自惜則臣何賴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

唱管仲

魯莊公束縛管仲以與齊桓公公親放效而坐與問焉曰昔吾先君莊公築臺以為高位日狩卑戈不聽國政

卑聖侮士而惟女是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綉戎士凍餒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而不掃除社稷而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管子曰昔聖王之理天下定人之居成人之事而慎用其六柄焉四人者勿使雜處則其言其事易也

然後群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

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構銜恨蒙枉不得自敘使後

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方比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

伏待重誅帝始亦無罪僖等意及書奏立詔勿問拜僖蘭臺令

史

何敞為侍御史尚書僕射邳壽忤竇憲旨憲陷壽以買公田誹

謗下吏當誅敞上疏理之曰臣聞聖王闢四門開四聰延直言

之路下不諱之詔立敢諫之旗聽歌謠於路爭臣七人自以鑒

照考知政理違失人心輒改更之故天人並應傳福無窮臣伏

見尚書僕射邳壽坐於臺上與諸尚書論擊匈奴言議過差及

上書請買公田遂繫獄考劾大不敬臣愚以為壽機密近臣營

救為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眾正議以安宗廟豈其

私耶又臺閣平事分爭可否雖唐虞之隆三代之盛猶謂諤諤

以昌不以誹謗為罪請買公田人情細過可裁隱忍壽若被誅

臣恐天下以為國家橫罪忠直賊傷和氣忤逆陰陽臣所以敢

犯嚴威不辟夷滅觸死瞽言非為壽也忠臣盡節以死為歸臣

雖不知壽度其甘心安之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傷晏晏

之化杜塞忠直垂譏無窮臣敢謬豫機密言所不言罪名明白  
當填牢獄先壽僵仆萬死有餘書奏壽得減死

何融尚書僕射樂恢門生也恢刺舉無所迴避貴戚惡之歸鄉  
里竇憲風州郡迫脅恢遂飲藥死後竇氏誅帝始親事融等上  
書陳恢忠節除子已為郎朱寵大司農鄧騭和僖太后之兄也  
太后終安帝乳母王聖為譖騭子恢先後尚書鄧訪取廢帝故  
事謀立平原王帝聞追怒令有司奏悝等大逆騭與子鳳並不  
食而死寵痛騭無罪遇禍乃肉袒輿襯上䟽追訟騭曰伏惟和  
僖皇后聖善之德為漢文母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宗廟有主王  
室是賴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外戚無與為比當享積善履  
謙之祐而橫為宮人卑辭所陷利口傾險反亂國家罪無申證  
獄不訊鞫遂令騭等罹此酷濫一門七人並不以命屍骸流離  
怨魂不反逆天感人率土喪氣宜收還塚次寵樹遺孤奉承血  
祀以謝亡靈寵知其言切自致廷尉詔免官歸田里

霍諤少為諸生明經有人誣諤舅宋光於大將軍梁商者以為  
妄刊章文坐繫洛陽獄掠考困極諤時年十五奏記於商曰將  
軍天覆厚恩慙勇光冤結前者溫教許為平議雖未下吏斷決  
其事已蒙神明顧省之聽皇天后土寔聞德音竊獨踊躍私自  
慶幸諤聞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雖弑君而不  
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此仲尼所以垂王法漢世所宜遵前脩  
也傳曰人心不同譬若其面斯蓋謂大小窾隆醜美之形至於  
鼻目衆竅毛髮之狀未有不然者也情之異者剛柔舒急踞敬

之間至於趨利避害畏死樂生亦復均也譖與光骨肉義有相  
隱言其寃濫未必可諒且以人情平論其理光衣冠子孫徑路  
平易位極州郡日望徵辟亦無瑕穢纖芥之累無故刊定詔書  
欲以何名就有所疑當求其便安置豈觸冒死禍以解細微譬  
猶療饑於附子止渴於酖毒未入腹胃已絕咽喉豈可為哉昔  
東海孝婦見枉不辜幽靈感格天應枯旱光之所坐情既可原  
守關連年而終不見理吁嗟紫宮之門泣血兩觀之下傷和致  
災為害滋甚凡事更赦令不應復案夫以罪刑明白尚蒙天恩  
豈有寃謗無徵反不得理是為刑宥正罪戮加誣侵也不偏不  
黨其若是乎明將軍德盛位尊人臣無二言行動天地舉措移  
陰陽誠能留神沛然曉察必有于公高門之福和氣立應天下  
幸甚商高譖才志即為奏原光罪由是顯名  
趙牧修春秋事樂恢以直諫死牧為陳寃得申  
翟酺為尚書權貴誣酺交通囑託減死歸家復被章云酺前與  
河南張楷等謀反逮詣朝廷尉杜真等上書訟之事得明釋卒  
於家

崔瑗為齊北相歲餘光祿大夫杜喬為八使循行郡國以贓罪  
奏瑗徵詣廷尉上書自訟得理

史弼為平原相遷河東太守弼被詔書當舉孝廉預勅斷絕書  
屬中常侍侯覽諸生齊書請之弼怒付獄考殺之覽大怒遂詐  
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檻車徵吏人莫敢近者及下廷尉詔  
獄平原吏人奔走詣關訟之

李固前為王龔太尉掾龔深疾宮官專權上書請加放斥諸黃門恐懼各使賓客誣奏龔罪順帝命亟自實亟速也固時為大將軍梁商從侍中郎乃奏記於商曰今日聞下太尉王公勅令自實未審其事深淺何如王公束修厲節熟樂藝文不求苟得不為苟行但以堅貞之操違俗失衆橫為讒佞所構毀衆人聞知莫不嘆慄夫三公尊重承天象極未有詰理訴寃之義纖微感槩輒引分決是以舊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王公沉靜囚明不可不加以非理卒有他變則朝廷橫害賢之名群臣無救護之節矣昔絳侯得罪袁盎解其過魏尚獲戾馮唐訴其寃時君善之列在書傳今將軍內倚至尊外典國柄言重信著指撝無虞加表救濟王公之艱難語曰善人在患饑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即言之於帝事乃得釋

臧旻為徐州從事中常侍單超以事陷兖州刺史第五種坐徙朔方種逃匿數年旻上書訟之曰臣聞士有忍死之辱必有就事之計故季布屈節於朱家管仲錯行於召忽此二臣以可死而不死者非愛身於須臾貪命於苟活隱其智力顧其權略庶幸逢時有所為耳卒遭高帝之成業齊桓之興伯遺其亡逃之行赦其射鈞之讎拔於囚虜之中信其佐國之謀勲效傳於百世君臣載於篇籍假令二主記過於纖介則此二臣同死於犬馬沉名於溝壑當何由得申其補過之功建其竒奧之術乎伏見故兖州刺史第五種傑然自建曲無苞苴之嫌步朝廷在無擇言之聞天性疾惡公方不曲故論者說清高以種為上序直



士以種為首春秋之義選人所長弃其所短錄其小善除其大過所坐以盜賊公負筋力未就罪至徵徒非有大惡昔虞舜事親大杖則走故種逃亡苟全性命異有朱家之路以顯季布之會願陛下無遺湏臾之恩令種有持忠入地之恨會出赦卒於家

劉陶為大學士時朱穆為冀州刺史有官者喪父婦塋僭為與璠王匣穆下郡案驗吏乃剖棺陳尸出之帝聞大怒徵穆輸作左校尉與大學書生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伏見施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姦惡誠以常侍貴寵父兄子弟布在州郡競為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張理天網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由是內官咸共恚疾謗讟煩興 隙仍作極其

刑適輸作佐校天下有識皆以穆勤同禹稷而被共鯨之戾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墓矣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呼噏則令伊顏化于桀蹠而穆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攝懼天綱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為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覽其奏乃赦之

王調北海人太尉李固門生也固策免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清河王蘇為天子梁冀因此誣固與文鮪共為妖言下獄調貫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鐵鎖詣闕通訴梁太后明之乃赦焉冀畏固名德終為已害乃更據奏前事遂誅之

改恭廣漢人為上計掾時太尉龐參以所舉忤用帝旨司隸承  
風案之時當會茂才孝廉參以被奏稱疾不得會恭因上疏曰  
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女皆曰太尉龐參竭忠盡節徒以直道  
不能曲心孤立羣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臣猶冀在陛下之世  
當以安全而復以讒佞傷毀中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誠  
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季子來歸魯人喜其舒難夫國以  
賢化君以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安社  
稷書奏詔即遣小黄門視參疾太醫致羊酒

馬融為校書郎度遼將軍梁慄坐專擅徵下獄抵罪融上書訟  
慄與護校尉龐參有詔原刑

刁韞為侍御史黃琬陳蕃為權富所中傷事下御史韞素重蕃  
琬不舉其事左右復陷以朋黨蕃免官琬韞俱禁錮後蕃被徵  
而言事者多訟韞復拜議郎

寇榮少知名桓帝時為侍中性矜潔自貴於人少所與以此見  
害于權寵而從兄子尚帝妹益陽長公主帝又納其從孫女于  
後宮左右益惡之延熹中遂陷以罪辟與宗族免歸故郡吏承  
望風旨持之浸急榮恐不免奔闕自訟未至刺史張敬追劫榮  
以擅去邊有詔捕之榮逃竄數年會赦令不得出積窮困乃自  
亡命中上書曰臣聞天地之於萬物也好生帝王之於萬人也  
慈愛陛下統天理物為萬國覆作人父母先慈愛後威武先寬  
容後刑辟有生以上咸蒙德澤而臣兄弟獨以無辜為專權齒  
之臣所見批抵青繩之人所共搆會以臣婚姻王室謂臣將撫

其背奪其位退其身受其勢於是遂作飛章以被於臣欲使墜  
萬仞之坑踐必死之地令陛下忽慈母之仁發投杼之怒尚書  
背繩墨案空劾不復質確其過寘其嚴棘便奏正臣罪司隸校  
尉馮羨佞邪承旨廢于王命駟逐臣等不得旋踵臣奔走還郡  
沒齒無怨臣誠恐卒為豺狼橫見噬食故冒死欲詣闕披肝膽  
布心腹刺史張敬好為諂諛張設機網復令陛下興雷霆之怒  
司隸校尉應奉何豹洛陽令袁騰並驅爭先若赴仇敵罰及死  
沒髡剔墳墓但出掘壙出尸剖棺露齒爾昔文王葬枯骨公劉  
敦行葦世稱其仁今殘酷容媚之吏無折中處平之心不顧無  
辜之害而興虛誕之謗欲使嚴朝必加濫罰是以不敢觸突威  
而自竄山林以俟陛下發神聖之聽啓燭覩之明拒讒慝之謗

絕邪巧之言救可濟之人授投溺之命不意滯怒不為春夏息  
淹恚不為順時怠遂馳使郵驛布告遠近嚴文剋剝痛於霜雪  
張羅海內設置四方逐臣者窮人迹追臣者極車軌雖楚購伍  
員漢求季布無以過也臣遇罰以來三赦再贖無驗之罪足以  
蠲除而陛下疾臣愈深有司啓臣甫力甫始也力甚也止則見埽除行

則為亡虜苟生則為窮人極死則為冤鬼天廣而無自覆地厚  
而無自載蹈陸土而有沉淪之憂遠崑墻而有鎮壓之患精誠  
足以感於陛下而哲王未肯悟如臣犯元惡大愆足以陳于原  
野備刀鋸陛下當班布臣之所坐以解衆論之疑臣思入國門  
坐于睥石之上使三槐九棘平臣之罪而閭闔九重陷弃步設  
舉止觸罟置動行絺羅網無緣至萬乘之前永無見信之期矣

國君不可讎匹夫讎之則一國盡懼臣奔走以來三離寒暑陰陽易位當煖反寒春常淒風夏降霜雹又連年大風折拔樹木風為號令春夏布德議獄緩死之時願陛下思帝堯五教在寬之德企成湯避遠讒夫之誠以寧風旱以弭災兵臣聞勇者不逃死智者不重困固不為明朝惜垂盡之命願赴湘沅之波從屈原之悲沉江湖之流吊子胥之哀臣苗緒生長王國懼獨舍恨以葬江魚之腹無以自別於世不勝孤死首丘之情營魂識路之懷犯冒王怒觸突帝禁伏于兩觀陳訴毒痛然後登金鑊入沸湯糜爛于熾爨之下九死而未悔悲夫人生亦復何聊蓋忠臣殺身以解君怒孝子殞命以寧親怨故大舜不避塗廩浚井之難申生不辭姬氏讒邪之謗臣敢忘斯議不自弊以解明朝之忿哉乞以身塞重責願陛下宥兄弟死命使臣一門頗有遺類以崇陛下寬饒之惠先死陳情臨章涕泣泣血連如帝省愈怒遂誅榮寇氏由是衰廢

皇甫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擁衆立功無它私惠又惡絕宮官中外並願遂共誣規貨賂群羗令其虛降天子璽書誚讓規上書自訟曰四年之秋戎醜蠢戾爰自州西侵及涇陽舊都惧駭朝廷西顧明詔不以臣愚篤急使軍就道幸蒙威靈遂振國命羗戎諸衆大小稽首輒移書營郡以訪誅納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為忠臣之義不敢告勞故耻以片言自及微効然此方先事庶免罪悔前踐州界先奏郡守孫雋次及屬郡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族師南征又上梁州刺史郭閑漢陽太守趙

熹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臣夫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一  
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下思復父之耻載質  
馳車懷糧步走交構豪門更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羗謝其錢貨  
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  
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鎮烏孫以公主令臣費千萬  
以懷叛羗則良臣之才畧兵家之所貴將何罪負義違理乎自  
永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臣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  
門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糾舉都郡絕交離親  
戮辱舊故衆謗陰害固其宜也臣雖污穢廉潔無聞今見覆沒  
恥痛實深傳稱鹿死不擇音謹冒昧略上其年冬徵還拜議郎  
論功當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悺欲從求貨數遣客就問功狀規  
終不荅璜等忿怒陷以前事下之於吏官屬欲賦歛謝請規誓  
而不聽遂以餘寇不繫廷尉論輸左校諸公及大學生張鳳等  
三百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

皇甫松為車騎將軍先是黃巾賊起尚書盧植拜中郎將發天  
下諸郡兵征之連戰破賊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  
築圍鑿塹造作雲梯搖當拔之靈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賊  
形勢或勸植以各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爾  
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遂檻車徵植減死罪一等及  
嵩討平黃巾盛稱植行師方略嵩皆資用規謀濟成其功以其  
年復為尚書

趙謙為司隸校尉廣陵郡承謝弼去官歸家中常侍曹節從子

紹為東郡太守收弼考掠死獄中時人悼傷焉初平二年謙上書訟弼忠節求報其怨魂乃收紹斬之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七十三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七十四

總錄部一百二十四

訟寃第三

魏樂詳河東杜恕以齊王嘉平初為幽州刺史持節護烏丸校尉時征西將軍程喜地削尚書袁紹等戒恕曰程申伯處先帝之世傾田園讓於青州足下今俱杖節使共屯一城宜深有以待之而恕不以為意至官未期有鮮卑大人兒不由闕塞徑將數十騎詣州州斬所從來小子一人無表言上喜於是劾奏恕下廷尉當死以父畿勤事水死免為庶人徒章武郡卒於徙所詳年九十餘上書訟畿之餘績朝廷感焉詔封恕子尉為豐樂亭侯邑百戶

吳駱統為將軍先是張溫以輔義中郎將所蜀還大帝陰御溫稱美蜀政又嫌聲名大盛衆庶炫惑恐終不為己用思有以中傷之會暨豔事起因此發舉豔字子林亦吳郡人也溫引致之以為選曹郎至尚書醜性狷厲好為清議見時郎署混濁淆雜多非其人欲藏否區別賢愚異貫彈射百僚覈選三署率皆賤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守固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貪鄙志節汚卑者皆以為君吏置營府以處之而怨憤之聲即浸潤之譖行矣競言醜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憎愛不由公理

吳祿日彪字仲虞廣陵人也

也豔彪皆坐自殺溫宿與豔彪同意數交書疏聞問往還即罪

帝幽之有司下令曰昔今召張溫虛以待之既至顯受有過舊臣何圖凶醜專挾異心昔暨豔父兄附于惡逆寡人無忌故進而任之欲觀豔何如察其中間刑態果見而溫與之結連死生豔所進退皆溫所為頭角更相表裏共為腹背非溫之黨即就庇瑕為之生論又前任溫董督三郡指搗吏客殘餘兵恐有事令速歸故授啓戟將以威柄乃便到豫章表討宿惡寡人信受其言特以繞帳下解煩兵五千人付之後聞曹丕自出淮泗故豫勅溫有急便出而溫悉內諸將布於深山被命不至賴丕自退不然已往豈可深計又殷禮者本占候帖而溫先後乞將到蜀扇楊異因為之譚論又禮之還當親本識而今守尚書戶曹即如此署置在溫而已又溫語賈原當薦卿在御史語蔣康當用卿伐賈原專銜賈國思為己形勢揆其姦心無所不為不忍暴于市朝今斥本郡郡以給廝吏嗚呼溫也免罪為幸統表

理温曰伏惟憺下天明德德神啓聖心招髦秀于四方置俊义于公朝考士既受晋篤之恩張温又蒙最隆之施而温自招罪愆孤負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矣然臣周旋之間為國觀听深知其狀故密陳其理温實心無他情事無逆迹但年紀尚少鎮重尚淺而載赫烈之寵體卓常之才无藏否之譚效褒貶之議於是務勢者妬其寵爭名者疾其才立勲者非其譚瑕庇者諱其議此臣下所當詳辯明朝所當究察也昔賈誼至忠之臣也漢文至明之君也然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何者疾之者深譖之者巧也然誤聞于天下失彰于後世故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也雖温智非縱橫武非虓虎然其引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辨卓犖冠郡暉睇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温才即可惜罪則可恕若忍威烈以赦盛德宥賢才以敦大業固明朝之休化四方之麗觀也國家之於暨豔不内之忌族猶寺之平民是故先見用於未治次則見舉于衆人中見任于明朝亦見交於温也君臣之義義之取重朋友之交交之取輕者也國家不嫌于豔為取重之義是以温亦不嫌于豔為取輕之交也時世寵之于上温竊親之于下也夫宿惡之民放逸山險則為徑寇將置平土則為捷兵故温念在欲取宿惡以徐効寇之害而增捷兵之銳也但自錯落功不副言然計其送兵以此許晏數之多少温不减用之彊羸温不下之至於遲速温不後之故得及秋冬之月赴有警之期不敢忘恩而遺力也温之到蜀共譽啟礼雖臣無境外之交亦有可原也境外之交謂無



君命相從非因事而陰相聞者也若以命行既脩君好因叙已情亦使臣之道也故孔子使鄰國則有私覲之禮季子聃諸夏亦有燕譚之義也古人有言欲知其君觀其所使見其下之明明知其上之赫赫溫若譽禮能使彼嘆之誠所以招我朝之君子之盟於宋也稱隨會于屈建楚王孫圉之使于晉也譽左使于趙鞅亦向他國之輔而歎本邦之臣經傳美之以光國而不譏之以外交也王靖內不憂時外不趨事溫彈之不私推之不做於是與靖遂為大怨此其尺節之明驗也靖兵衆之執幹任之用皆勝于賈原蔣康溫上不容私以安於靖豈敢賣恩以協原康邾又原在職不勤當事不堪溫數對以醜色彈以急聲若其誠欲賣恩作亂則亦不必貪原也凡此數者校之于事既不合參之於衆亦不驗臣竊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之廣從層宮之內瞰四國之外照群下之情求萬機之理猶未易周也固當听察群下之言以廣聰明之烈今者人非溫既殷勤臣是溫又契濶辭則俱巧意則俱至各自言欲為國誰其言欲為私倉卒之間尤難即別然以殿下之聰叡察謀論之曲直若潛神留思纖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哉溫非親臣臣非愛溫者也昔之君子皆抑乎私忿以增君明彼獨行之於前臣恥靡之於後故遂發宿懷於今日納愚言於聖聽實尽心於明朝非有念于溫身也帝終不納劉助為左將軍朱據典軍吏嘉禾中始鑄大錢一當五百後據

部曲應受三萬綿工王遂詐為受之典校呂壹疑懼實取考問  
主者死於杖下據哀其無辜厚棺歛之壹又表據吏為據隱故  
厚其殯大帝數責問據據無以自明籍草待罪數月助覺言王  
遂所取帝大感悟曰朱據見枉况吏民乎乃窮治壹罪賞助百  
萬

晉段灼字休然魏末為鄧艾鎮西司馬從艾破蜀有功累遷議  
郎艾為鍾會所構而死武帝即位秦始中灼上疏追理艾曰故  
征西將軍鄧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三族  
之誅臣竊盜之惜哉言艾之反也以艾性剛急矜功伐善而不  
能協同朋類輕犯雅俗失君子之心故莫肯理之臣敢昧死言  
艾所以不反之狀艾本屯田掌犢人宣皇帝拔之于農吏之中  
顯之于宰府之職處內外之官據文武之任所在輒有夕績固  
足以明宣帝之知人矣會值兆西之役官兵失利刺史王經因  
於圍城之中當爾之時二州危懼隴右凜幾非國家之有也先  
帝以為深憂重慮思惟可以安邊殺敵莫賢于艾故授之以兵  
馬解狄道之危圍解留屯上封承官軍大敗之後士卒破膽將  
吏無氣倉庫虛空器械殫盡艾欲積穀彊兵以待有事是歲少  
雨又為空種之法手執耒耜率先將士所統萬數而不身離僕  
虜之勞親執士卒之役故落門段谷之戰能以少擊多摧破強  
賊斬首萬計遂委艾以廟勝或圖指受長策艾受命忘身龍驤  
鄰振前無堅敵蜀地險阻山高谷深而艾步乘不滿二萬束馬  
懸車自投死地勇氣陵雲將士成勢故使劉禪震怖君臣面縛

軍不踰時而巴蜀蕩定此又固足以彰先帝之善任以艾功名以成亦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翁復何所求哉艾以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意原心定罪事可詳論故鎮西將軍鍾會有吞天下之心恐艾威名知必不同因其疑似構成其事艾被詔書即遣強兵束身就縛不敢顧望誠自知奉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誅之後艾參佐官屬部曲將吏愚贛相聚自共追艾破懷檻車解其囚執艾在困地是以狼狽失據夫反非小事若懷惡心即當謀及豪傑然後乃能興動大衆不聞艾有復心一人臨死口無惡言獨受腹背之誅豈不哀哉故見之者垂涕聞之者歎息此賈誼所以慷慨于漢文天下之事可謂痛器者良有以也陛下龍興闡引大度受誅之家不拘叙用聽艾立後祭祀不絕昔秦人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為之立祠天下之人為艾悼心痛恨亦由是也謂可听艾門生故吏收艾尸柩歸葬舊墓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后使艾闔棺定謚死無所恨赦冤魂于黃泉收信義于后世則天下狗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為陛下死矣帝省表甚嘉其意

樊鎮以積善將軍出為西戎牙門得見辭武帝帝問鎮所由進鎮自陳曾為鄧艾伐蜀時帳下將帝遂尋問艾鎮具申艾之忠言之流涕先時以艾孫即為丹水令由此遷為定陵令閻惠帝時為西戎校尉司馬愍懷太子之廢也績輿棺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冤曰伏見赦文及榜下前太子邇手䟽以為警愕自古以

來臣子悖逆未有如此之甚也幸賴天慈全其首領臣伏念適生於聖父其至此者由於長養深宮沉淪富貴受饒先帝父母驕之每見選師傅下至郡吏數取膏粱擊鍾鼎食之家希有寒門儒素如衛綰周文石奮踈廣洗馬舍人亦無汲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臣案古典天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以此明先賤後然乃貴自傾東宮亦微大盛所以致敗也非但東宮歷觀諸王師友文學皆豪族力能得者率非王陽龔遂能以道訓友無諒直三益之節官以文學為名實不讀書但共鮮衣奴馬縱酒高會嬉遊博奕豈有切磋能相長益臣常恐公族陵遲以此歎息今適可以為戒恐其被斥弃逐遠郊始當悔過無所復及惜戾太子無狀稱兵距命而壺関三老上書有申千秋之言猶曰子弄父兵罪應咎尔漢武感悟之築思子之臺今適無狀言語悖逆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為輕於戾太子尚可禁持重選保傅如司空張華道德深遠乃心忠誠以為之師光祿大夫劉寔寒苦自立終始不衰年同呂望經籍不廢以為之保尚書僕射裴頌明允恭肅体道居正以為之有置游談文學皆選寒門孤宦以學行自立者及取服勤事更涉履艱難事君事親名行素聞者使與共處使嚴御史監護其家絕貴戚子弟輕薄賓客如此左右前後莫不五人心傳文學可令十日一講使共論議於前勅使但道古今孝子慈親忠臣事君及思愆改過之義皆聞善道庶幾可全昔太甲有罪放之三年思痛克復為殷明主又魏文帝懼於見廢夙夜自祗竟能自全及至明帝

因母得罪廢為平厚侯為治家臣廢子師友文學皆取正人共  
相正矯兢慎罰事父以孝父沒事母以謹聞於天下于今稱之  
漢高皇帝數置酒于庭欲廢太子後四皓為師子房為傳竟復  
成就前事不忘後事之戒孟軻云有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  
盧患也深故多善功李斯云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由陛下  
驕適使至於此庶其受罪以來足自改悔方今天下多虞四夷  
未寧將伺國隙儲副大事不宜空虛宜為大計小復停留先加  
嚴悔依本原侯故事若不悛改弃之未晚也臣素寒門無力仕  
宦不經東宮情不私適念昔楚國處女諫其王曰有龍無尾言  
年四十未有太子臣嘗備近職雖未能自結天日情同閣寺控  
愴之誠皆為國計臣老母見臣為表乃為計卜卦云書御即死  
妻子收臣涕泣見止獨以為頻見拔擢嘗為近職此恩難忘何  
以報德惟當陳誠以死獻忠輒具棺絮伏湏刑誅書御不省  
石崇為黃門郎兄統忤扶風王駿有司承旨奏統將加重罰既  
而見原以崇不諳 謝恩有司復欲加統罪崇自表曰臣兄統  
以先父之恩早被優遇出入清顯歷位盡勤伏度聖心有以垂  
察近為扶風王駿橫所誣謗司隸中丞等飛筆重奏劾案深文  
累塵天聽臣兄跼蹐憂心如悖駿戚屬尊重權要赫奕內外有  
司望風承旨苟有所惡易於授 自兄統在劾以來臣兄弟不  
敢一言稍自申理戢舌鉗口惟湏刑書古人稱榮華於順旨枯  
槁於違逆誠哉斯言於今信矣是以雖董司直繩不能不深其  
文抱枉含謗不得不申其理幸賴陛下天聽四達靈鑒昭遠存

先父勲得之重察臣等勉勵之志中詔申科罪譴澄雪臣等刻  
飢碎首未足上報臣即以今月十四日與兄統浚等詣公車門  
拜表謝恩奏御之日覽經聽賢此月二十日忽被蘭臺禁止符  
以統蒙宥恩出非常臣晏然私門曾不陳謝復見彈奏訕辱理  
盡臣始聞此惶懼狼狽靜而思之固無恠也苟尊勢所駟何所  
不至望奉法之直繩不得得也臣以凡才累荷顯重不能負載  
析薪以荅萬分一月之中奏劾頻加劾之與直非臣所愧不能  
承奉戚屬自陷於此不媚於竈實愧王孫隨巢子稱明君之德  
察情為上察事次之所懷具經聖聽伏待罪黜無所多言由是  
事解傳咸為中丞奏王東莞郎中令李含依臺儀葬訖除喪尚  
書趙浚有內寵疾含不事已遂奏含不應除喪本州大中正傳  
祇以名義貶含咸上表理含曰臣州秦國郎中令始平李含忠  
公清正才經世務實有史魚秉直之風雖以此不能協和流俗  
然其名行峻勵不可得掩二郡並舉孝廉異行尚書郭奕臨州  
含寒門少年而奕超為別駕太保衛令辟含為掾每語臣曰李  
世容捨當為晉匪躬之臣秦王之薨悲慟感人百僚會當皆所  
目見而今以含附就王制謂之背戚居榮奪其中止天王之朝  
既葬不除藩國之喪既喪而除藩國欲同不除乃當責引尊准  
卑非所宜言爾今天朝告於上欲同藩國服於下此為國國之  
義隆而天朝之禮薄也又云諸王公皆終喪禮寧盡乃叙明以  
喪制宜隆務在敦重也夫寧盡乃叙明以哀其病爾異於天朝  
制使喪喪未見斯國制既葬而除既除而附爰自漢魏迄於聖

晉文皇僊去武帝升遐世祖過哀陛下毀頓御皮諒闇以終三年率土臣妾豈無攀慕遂服之心實以國制不可以踰故於既葬不敢不除天王之喪釋除于上藩國之臣獨遂於下此不可安復以秦王無後含應為喪主而王喪既除而附則應吉祭因曰王未有廟主不應除服秦王始封無所連祔靈主所居即便為廟不問國制曰何而以無廟為貶以合今日之所行移博士使案禮文必也放勛之殂過密三載世祖之喪數旬即吉引古繩今闔世有貶何但李含不應除服今也無貶王制故也聖上諒闇哀聲不絕股肱近待猶宜便行婚娶歡樂之事而莫云者豈不以大制不可以曲邪且前以含有王喪上為羗伐尚書勅王葬日在近葬訖含應攝職不聽羗伐葬訖含猶躊躇司徒屢有罰問促含攝職而隨擊之此為臺勅府府陷含於惡若謂臺府為傷教義則當據正不正符勅惟含是貶含之困躓尚可惜乎國制不可偏爾又含自以隴西人雖戶屬始平非所綜悉自初見使為中正反覆言辭說非使平國人不宜為中正後為郎中令又自以選官引臺府為此以讓常山太守蘇韶辭意懇切形于文墨含之固讓乃在王未薨之前葬後躊躇窮於對罰而攝職爾臣從弟祗為州都意在欲隆風教議含已過不良之人遂相扇動異挾名義法外致案足有所邀中正龐騰便割含品臣雖無祁大夫之德見含為騰所侮謹表以聞乞朝廷以時博議令騰不得妄弄刀尺帝不從含遂被貶退割為五品

劉繇為太保衛瓘主簿瓘與汝南王亮共輔朝政亮奏遺諸王

還藩與朝臣廷議無敢應者惟瓘贊其事楚王瑋由是憾焉賈  
后素怨瓘且忌其方真不得驕已淫霍又聞瓘與璋有隙遂劾  
瓘與亮欲為伊霍之事啓惠帝作手詔使璋免瓘等官黃門賈  
詔授璋璋性輕險欲驕私怨夜使清河王璿收瓘左右疑璿矯  
詔咸諫曰禮律刑名台輔大臣未有此比且請矩之須自表得  
報就戮未晚也瓘不從遂與子常岳裔及孫等九人同被害時  
年七十二繇胃唯收瓘而葬之初瓘為司空時帳下督榮晦有  
罪瓘斥遣之及難作隨討瓘故子孫皆及於禍楚王瑋之伏誅  
也瓘女與國書書曰先公名謚未顯無異凡人每怪一國箴然  
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悲憤感慨故以示意於是繇等執黃  
幡搥登聞鼓上言曰初矯詔者至公承認詔當免即便奉送章綬  
雖有兵伏不施一刃重勅出第卑車從命如矯詔之文惟免官  
右軍以下即承詐偽違其本文輒戮宰輔不復表上橫收公子  
孫輒皆行刑賊害人臣父子九人伏見詔書為楚王所誑誤非  
本同謀者皆弛遣如書之旨謂里舍人被驅逐齎白杖者爾律  
授殺人不得免死况乎手害功臣賊殺忠良雖云非謀理所不  
赦今元惡雖誅殺賊猶存臣懼有司未詳實事或有縱漏不加  
精進使公父子讎賊不滅冤魂永恨訴於穹蒼酷痛之臣悲於  
明世臣等身被創痍殞歛始訖謹條瓘前在司空時帳下給使  
榮晦無情被黜知瓘家人數小孫名字晦後轉給右軍其夜晦  
在門外揚声大呼宣詔免公還第及門開晦前到中門復讀所  
齎偽詔手取公章綬貂蟬崔公出第晦案次錄瓘家口及其子



孫皆兵伏將送著東亭道北圍守一時之間便皆斬斫害公子孫實由於晦及將人劫盜府庫皆晦所為皆晦一人衆姦皆出乞驗盡情偽以族誅詔從之朝廷以權舉門無辜受禍乃追權伐蜀勲封蘭郡公增邑三千戶謚曰成贈假黃鉞擊虞為衛尉卿先是司空張華為趙王倫所害及倫與孫秀伏誅齊王冏輔政虞致箋於冏曰間於張華沒後入中書省得華先帝時答詔本草先帝問華可以輔政持重付以後事者華答明德至親莫如先王宜留以為社稷之鎮其忠良之謀款誠之言信於幽冥沒而後彰與苟且隨時者不可同世而論也議者有責華以愍懷太子事不抗節廷諍當此之時諫者必得違命之死先聖之教死而無益者不以責人故晏嬰齊之正卿不死崔杼之難

季札吾之宗臣不爭逆順之理理盡而無所施者固聖教之所不責也問於是奏曰臣聞興微繼絕聖王之高政貶惡罰善春秋之為義是以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問誠幽明之固有以相通也孫秀逆亂滅佐命之國誅骨鯁之臣以斷喪王室肆其虐戾功臣之後多見泯滅張華裴頠各以見憚取誅於時解系解結同以羔羊並被其害毆陽建等無罪而死百姓憐之今陛下更日月之光布維新之命然此等諸族未蒙思理昔樂欲降在阜隸而春秋傳其違幽王絕功臣之後弃賢者子孫而詩人以為刺臣備忝在職思納愚誠若合聖意可令群官通議議者各有所執而多稱其寃壯武國臣等道又詣長沙王求復華爵位依違者久之太宗二年詔曰夫愛惡相攻佞邪醜正自古

而有故司空壯武公華竭盡忠身思翼朝政謀謨之勲每事賴  
之前以華弼濟之功宜同封建而華固讓至於八九深陳大制  
不可得爾終有顛拜違辱之慮辭義懇誠足勸遠近華之至心  
誓於神明華以伐吳之勲受爵於先帝後封既非國體又不宜  
以小功踰前大賞華之見害俱以姦逆圖亂濫被枉賊其復華侍  
中中書監司空公廣武侯及所沒財物與印綬符策遣使吊祭之  
齊王罔以淮南王允起兵討賊王倫愚害及倫誅罔上書理允  
曰故淮南王允忠孝篤誠憂國忘身討亂奮發幾於剋捷遭天  
凶運奄至隕沒逆黨遘惡並害三字冤魂酷毒莫不悲酸洎興  
義兵淮南國人相率領過萬人人懷慷慨愍國統滅絕發言涕  
泣臣輒以息超繼允後以慰存亡有詔改葬賜以殊禮追贈

司徒

崔悅盧諶並為劉琨從事中郎琨為段疋殫所害時朝廷以疋  
碑尚疆為國討石勒不舉琨哀三年悅等上表理琨曰臣聞經  
國之體在於崇明典刑立政之務在於固慎闕塞况方岳之臣  
殺生之柄而可不正其枉直以杜其姦邪哉竊見故司空廣武  
侯琨在惠皇帝擾攘之際值群臣鼎沸之難戮力皇家義誠彌  
厲躬統華夷親受矢石超授首呂即面縛社稷克寧鸞與反  
駕奉迎之勲琨實為隆此琨效忠之一驗也其後并州刺史東  
羸公騰以晋川荒匱移鎮臨彰太原西河盡徙三魏琨受任并  
州屬承其弊到官之日遺戶無幾當易危之勢處難濟之士鳩  
傷痍撫和戎狄數年之間公私漸振會京都失守群逆縱逸邊

氓頓仆苟懷宴安咸以為并州之地四塞為同且可閉關守險  
畜資養徒抗辭厲声忠亮奮發以為天子沉辱而不殞身死節  
情非所安遂乃跋履山川東山征討屠各乘虛晉陽沮潰琨父  
母罹屠戮之殃門族受殲夷之禍向使琨從州人之心為自守  
之計則聖朝未必加誅而族黨可以不喪及倚盧敗亂晉人歸  
奔琨於平城納其初附將軍箕澹又以為此雖晉人久在荒裔  
難以法整不可使用琨又讓之義形於色假從澹議偷於苟存  
則晏然於弃土必不亡身於燕薊也琨自以備位方岳網維不  
舉無緣虛荷大任坐居三司是以陛下登作便引愆告遜前後  
章表具陳誠款尋令從事中郎臣續澹以章綬節傳奉還本朝  
與足禪使榮邵期一時俱發又足禪以琨王室大臣惧奪已威  
重忌琨之形漸彰於外琨知其如此慮不可得欲遣妻息大小  
盡詣京城以其門室一委陛下有征舉舉之會則身充一卒若  
足禪從凶慝則妻息可免其令臣澹密宣此旨求詔勅路相迎  
衛會王成從平陽迤來說南陽王保稱號隴右士衆甚盛當移  
關中足禪聞此私懷顧望留停榮邵欲遣前鴻臚逈邈奉使詣  
保懼澹獨南言其此事遂不許引路丹誠赤心卒不上達足禪  
兄眷喪嗣子幼弱欲因奔喪奪取其國又自以欺國陵家懷邪  
樂禍恣父兄宗黨不容其罪是以卷甲窬弓陰圖作亂欲害其  
從叔鱗從弟末波等以取其國足禪親信密告鱗波鱗波乃遣  
人距之足禪近以身免百姓謂足禪已沒皆憑向琨若琨於時  
有害足禪之情則居然可擒不復勞於人力自此之後上下並

足禪遂歆盡勒故晉徙保上谷琨深不然之勸移厭次南憑朝  
廷足禪不能納反禍害父息四人後兄二息同時并命琨未遇  
害知足禪必有禍心語臣等云受國厚恩不能克報雖才畧不  
及亦由遇此厄運人誰不死死生命也惟恨下不能效節於一  
方上不得歸誠於陛下辭旨慷慨動以左右足禪既害琨橫加  
誣謗言琨欲闕神器謀圖不軌既無術器頑凶之思又無信布  
惧誅之情踣距亂亡之際脅肩異類之間而豈有如此之心哉  
雖藏獲之愚廝養之志猶不為之况在國士之列忠節先著者  
乎足禪之害琨稱陛下密詔琨言有罪陛下加誅自當肆諸市  
朝衆棄之不令殊俗之豎戮台輔之臣亦已明矣然則擅詔雖  
小必誅矯制有功雖大不論正以興替之根咸有罪在於此開  
塞之由不可不閉故也而足禪無所顧計怙亂專殺虛假王命  
虐害曷巨辱諸夏之望敗王室之法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若聖  
朝猶加隱忍未明大體則不逞之人襲足禪之跡殺生自由好  
惡任意陛下將何以誅之哉折衝厭難惟存戰勝之將除暴討  
亂必須智畧之臣故古語云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非虛言  
矣自河以北幽并以南醜類有所顧憚者惟琨而已琨受害之  
後群凶欣欣莫不得意鼓行中州曾無纖芥此又華夷小大所  
以長嘆者也伏惟陛下眷聖之中隆興之緒方將平章典刑以  
經緒萬國而琨受害非所寃痛已甚未聞朝廷有以甄論昔壺  
關三老訟衛太子之罪谷丞劉尚辨東湯之功下足以明功罪  
之分上足以悟聖主之懷臣等祖考以來世受殊遇入侍翠幃

出簪彤管弗克負荷播越遐荒與琨周旋接事終始是以仰慕  
王臣在昔之義謹陳本末冒以上聞仰希聖朝曲賜哀察太子  
中庶子溫嶠又上疏理之帝乃下詔曰故太衛廣武侯劉琨忠  
亮開濟乃成王家不幸遭艱志節不遂朕甚悼之往以戎事未  
加吊祭其下幽州便依舊吊祭贈侍中大尉謚曰愨高崧為大  
學博士父難去職初崧父惔位至丹陽尹封建昌伯以納妾致  
訟被黜及終崧乃自繫廷尉訟寃遂停喪五年不葬表疏數十  
上帝哀之乃下詔曰惔備為大臣遭憲被黜事已久判其子崧  
求直無已今特聽傳侯爵由是見稱

陶侃為龍驤將軍拜軍州刺史參軍王貢與杜曾舉兵反擊侃  
侃敗坐免官王敦表以侃白衣領職侃率周訪等進軍入湘使  
都尉楊舉為先驅擊杜弢大破之屯兵於城西侃之佐使辭諸  
王敦曰州將陶使君孤根特立從敦至著忠允之功所在有效  
出佐南夏輔翼劉征南遇張昌後屬陳敏侃以偏旅獨當大寇  
無征不剋群醜被滅近者王知亂北杜弢跨南二征奔走州星  
馳其餘群縣所在土分侃招携以禮懷遠以德子來之衆前後  
累至奉承指授獨守危阨人往不動人離不散往年董督徑造  
湘城志陵雲霄神機獨斷徒以軍少糧懸不果獻捷然杜弢惜  
懼未還夏口未經信宿建平流人迎賊俱叛侃郡回軍溯流芟  
夷醜類至使西門不鍵華圻無虞者侃之功也明將軍愨此荆  
楚救命塗炭侃統領窮殘之餘寒者衣之飢者食之比屋相慶  
有若挾纊江濱孤危地非重險非可單車獨能保固故移就高

祚以避其衝賊輕易生至大衆在後侃距戰經日殺其名帥賊  
尋犬羊相結并力來攻侃以忠臣之節義無顧退被堅執銳身  
當戎行將士奮擊莫不用命當時死者不可稱數賊衆參伍更  
息更戰侃以孤軍一隊力不獨禦量宜取全以俟後舉而王者  
責侃重加黜削侃性謙冲功成身退今奉還所受惟恐稽遲然  
某等區區實恐理失於內事敗於外毫釐之差將致千里使荆  
蠻乖離西城不守唇亡齒寒侵逼無限也敦於是奏復侃官

周札為會稽內史兄子筵為吳興內史札一門五侯並居列位  
王敦深忌憚之使人告札及其諸兄謀不軌殺之及敦死札筵  
故令並詣闕訟周氏之寃宜加贈謚事下八坐從司徒王導議  
追贈札衛尉遣使者祠以少牢

周謨為後軍將軍初兄佐僕射護軍將顛為王敦所害王敦死  
後詔贈載若思譙王承等而未及顛謨上疏曰臣亡兄顛昔蒙  
先帝顧眄之施特垂表啟以參戎佐顛居上列遂管朝政並與  
群后共隆中興仍典選曹重蒙寵授忝位師傅得與陛下揖讓  
抗禮恩結特隆加以鄙族結婚帝室義深任重庶結股肱以報  
所受凶逆所忌惡直醜正身陷極禍忠不忘君守死善道有殞  
無二顛之云亡誰不痛心况臣同生能不哀結王敦無君由來  
實久元惡之甚古今無二幸賴陛下聖聰神武故能推破凶彊  
撥亂反正以寧區宇前軍事之際聖恩不遣取愷息閔得充  
近侍臣特面啟歆令閔還襲臣亡父侯爵時下壺庾亮並侍御  
坐壺云事了當論顛贈時未淹久言猶在耳至於譙王承其卓

已蒙清復王澄久還猶在論議况顓忠以衛主身死王事雖崧  
紹之不違難何以過之至今不復聞封加贈褒顓之言不知顓  
有餘責獨負殊恩為朝廷急於時務不暇論及此所以痛心疾  
首重用哀嘆者也不勝辛酸冒陳餘款疏奏不報謨復重表然  
後追贈顓官

栢稚為佐著作先是荊州刺史王澄為王敦所害及敦平稚澄  
故吏也上表理澄請加贈詔復澄本官謚曰憲

顧悅之殷浩故吏也浩廢為庶人卒後將改葬悅之上疏訐浩  
曰伏見故中軍將軍楊州刺史殷浩體德純粹識理淹長風流  
雅盛聲蓋當時再臨神州萬里肅清勲績茂著聖朝欽嘉遂授  
分陝推轂之任戎旗既建出鎮壽陽駘其豹狼剪其荆棘收羅

向義廣開屯田沐雨櫛風等勤臺僕仰憑皇威群醜革面進軍  
河洛脩復園陵不虞之變中路猖獗遂令為山之功摧於垂成  
忠欵之志於是而廢既受削黜自擯山海杜門終身與世兩絕  
可謂克已復禮窮而無怨者也尋浩所犯蓋負敗之長科非即  
情之求貴論其名德深誠則如彼察其補過罪已則如此豈可  
弃而不恤使法有餘寬方今宅兆已成塋隧已開懸棺而定理  
同庶人存亡有非命之分九泉無自訴之期仰感三良昊天罔  
極若使明詔爰發旌我善人崇復本官遠彰幽昧斯則國家威  
恩有兼濟之美死而可作無負心之恨疏奏詔遣復浩本官悅  
歷尚書右丞卒

殷榮為丹陽尹先是尚書令刁協性剽與物多忤每崇上抑下

故為王氏所疾及王敦搆送上疏罪協元帝流涕勸令迴避行至江乘為人所殺敦平後周顛戴若思等皆被顯贈協惟以出奔在其例咸康中協子彝上疏訟之在位者多以明帝之世褒貶已定非所得更議且協不能抗節殞身出奔遇害不可復其官爵也融議曰王敦惡送罪不容誅則協之善亦不容賞若以忠非良圖謀事失筭以此為責蓋在於譏議之間爾即凶殘之誅以為國刑將何以沮勸乎當敦專逼之時慶賞威刑專自己出是以元帝慮深崇本以協為此事由國計蓋不為私昔孔寧儀行父從君於昏楚復其位者君之黨故也况協之此君在於義順旦中興四佐位為朝首於時計窮事屈奉命遠寇非謂逃刑謂宜顯贈以明忠義時庾冰輔政疑不能決左光祿大夫蔡

謨與冰書曰夫爵人者宜顯其功罰人者宜彰其罪此古今之所慎也凡小人猶尚如此刁令中興上佐有死難之名天下不聞其罪而見其貶致令刁氏稱冤此乃為王敦復讎也內沮忠臣之節論之惑之若實有大罪宜顯其事令天下知之明聖朝不貶死難之臣春秋之義以功補過過輕功重者得以加封功輕過重者不免誅絕功足贖罪者無黜雖先有邪佞之罪而臨難之日黨於其君者不絕之也孔寧儀行父親與靈公淫亂於朝君殺國滅由此二臣而楚尚納之傳稱有禮不絕其位者君之黨也若刁令有罪重於孔儀絕之可也若無此罪宜見追論或謂明帝之世已有寢廢今不宜復改吾又以為不然夫大道宰世殊途一致萬機之事或同或異同不相善異不相譏故堯抑



元愷而舜舉之堯不為失舜不為非何必前世所廢便不宜改  
乎漢蕭何之後生法失侯文帝不封而景帝封之後復失侯武  
昭二帝不封而宣帝封之近去元年車駕釋奠拜孔子之生此  
亦元明二帝所不行也又刁令但是明帝所不贈爾非誅之也  
王平子弟五猗皆元帝所誅而今日所贈豈以改前為嫌乎凡  
處事者當上合古例下准今例然後譚者不感受罪者無怨爾  
按周僕射戴征西本非王敦唱檄所讎也事定乃見害爾周筵  
郭璞等並亦非為主禦難也自平居見殺爾皆見褒贈刁令事  
義豈輕於此乎自頃員外散騎尚德追贈况刁令位亞三司若  
先自壽終不失員外散騎之例也就不蒙贈不失以本官殯喪  
也此為一人之身壽終則蒙贈死難則見絕豈所以盡事君之

道厲為臣之節乎宜顯評其事以解天下疑恠之論又聞譚者  
亦多謂宜贈凡事不允當而得眾助者若以善柔得眾而刁  
令麓剛多怨若以貴也刁氏今賤若以富也刁氏今貧人士何故  
反助寒門而此言言之足下宜察此意冰然之事奏成帝詔曰協  
情在忠主而失為臣之道故令王敦得託明公義而實肆私忌  
遂令社稷受屈元皇御恥致禍之原豈不有由若極明國典則  
曩刑非重今正當以協之勤有可書敦之送命不可長故議  
其事爾今可復協本位加之冊祭以明有忠於君者織芥必  
顯雖於貶裁未盡然或足有勸矣於是追贈本官祭以大牢  
呼延謨為前趙陝郡太守先是陝婦人不和姓字年十九廢居  
陝縣事叔姑甚謹其家欲嫁之此婦毀面自誓後叔姑病死其

叔姑有女在夫家先從此婦乞假不得因而誣殺其母有司不能察而誅之時有群鳥悲鳴尸上其声甚哀盛夏暴尸十日不腐亦不為虫獸所害其境乃經歲不雨及謨為大守訪知其寃乃斬此女設少牢以祭其墓謚曰孝烈卓婦其日大雨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七十四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七十五

總錄部一百二十五

訟寃第四

南齊何昌寓宋末為建平王景素府主簿景素被誅昌寓痛之啓太祖曰伏尋故建平王因心自遠忠孝基性微和之譽早布國言勝素之情夙洽民聽世祖綢繆太宗眷異朝中貴人野外賤士雖聞見有殊誰不息斯事者元徽之間政閑群小搆扇異端令其傾覆慙慙之非古人所憚况蒼梧將季能無銜惑一年之中籍者再三有必顛之危無斲立之安行路寒心往來踟躕而王夷慮坦然委之天命惟謙惟敬專誠奉國閨無執戟之衛門闕衣介之夫此五尺童子所見不假闊曲言也一論疑似身

名頊滅寃結淵泉酷貫昊天時經隆替歲改二元曠蕩之惠亟  
申被枉之澤未泯俱沐溫光獨酸霜露明公鋪天地之施散雲  
雨之潤物無巨細咸受其沐若今日不蒙照滌則為萬代寃魂  
昌寓非敢墓慨慷之士激揚當世實義切于心痛入骨髓瀝腸  
紆憤仰希聖照辨明在直亮王素懷使還名帝籍歸靈舊豈死  
而不泯豈志德於黃墟分軀碎首不足上謝又與司徒褚淵書  
曰天下之可哀者有數而埋寃于黃泉者為甚焉何者百年之  
壽同于朝露揮忽去番寧足道哉正欲闔棺之日不隕令名竹  
帛傳芳烈鍾石記清英是以昔賢甘心于死者也若懷忠抱義  
而負枉橫亡時主未之矜卿相不為言良史濡翰將被以惡名  
豈不痛哉豈不痛哉竊尋故建平王地屬親賢德居宗望道心

惟冲春性天峻散清風雲不以塵務纓矜明發懷右惟以琴書  
娛志言忠孝行惇慎二公之所深鑒也前者阮楊連黨構此紛  
紛雖被明于朝貴愈結怨于群醜覘察繼踪疑防重者小人在  
朝詩史所嘆清識飲涕王每永言終日氣淚交橫既垂信以期  
物故日去其備衛朱門蕭條示存典刑而已求解徐州以避北  
門要任苦乞會稽貪處東甌閉務此並彰于事迹與公道味相  
求期心有素方共經營家國劬勞王室何圖時不我遇契闊屯  
昏忠誠弗亮罹此百殃歲朔函流已經四載皇命惟新人沾天  
澤而幽然深酷未明照明封殯卑雜寃魂莫寄昭穆不序松柏  
無行事傷行路痛結幽顯吾等叩心泣血實有望于聖時公以  
德佐世欲物得其所豈可令建平王枉直不分邪田叔不言梁

事表絲諫止淮南以兩國豐禍有軫帝意豈非親親之義寧從敦厚而今事疑未辨為世大戮若使王心跡弗申亦示海內無以理冤枉明是非夫存亡國繼絕世周漢之通典有國之所急也昔叔向之理恃祁大夫而亮獲戾太子之冤資車丞相而見察幽靈有知豈不眷眷淵谷曰追風古人良以嘉歎但事既昭晦理有逆順從建平值元徽未悖專於委咎揚阮彌所致疑於時正亦謬參此機若審如高論其愧特深太嘉其義

劉璉初為宋建平王景素秀才景素被誅璉上書曰臣聞曾子孝于其親而沉乎水介生忠於其主而焚於火何則仁也不必可依信也不必可恃昔者墨翟議雲梯於荆臺之下宋人逐之夷叔為衛軍隱難於晉公子殪之李牧北斬強胡之旗南距全

秦之卒趙王不圖其功賜以利劍陳蕃白首固義志生事主漢靈不明其忠卒被漢戮彼數子者皆身栖青雲之上而困於泥塵之裏誠以危行不容於衰世孤立聚尤於衆人加讒誚蛆虫其中謗隙蜂飛而至故也臣聞浸潤之行骨離離絕疑似一至君臣易心此中山所以歎歎樂毅孟博所以慷慨囊頭者也臣每惟故舉將宋建平王之禍悲徹骨髓氣哀霜霰今旋昇啓運人神改物生死尚宥死免必申臣誠不忍王之負謗而不雪故敢固言其理臣聞孝悌為志者不以邪冒上曾子不逆薪而夔知其不為暴也秦人獲虜知其不為傳也臣聞王之事敵大妃也朝夕不違養甘苦不見色帳下進珍饌大妃未食王投箸輟飯大妃起居有不安王傍行蓬髮臣聞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安

有孝如王而不忠者乎其可明一也當秦始皇元微中王公貴人無謁景寧陵者王獨抗情而行不趨時捨義出鎮入朝必俛拜陵所王尚不背先君豈背今君乎其可明二也王博聞而容衆從諫而愛士與人言句句若有傷聞人之善譽而進之見人之惡掩而誨之李蔚之蘆之寒素也王枉駕而訊之何計稷等宣簡王之舊也王提携以升之王虛已以厚天下之士尚不歆傷一人之心何乃親戚獨相道膾乎其可明三也臣昔以法曹叅軍訊於聽朝之末王每斷獄降声辞和顏色以待士女之訟時見夏伯以童子縲繫王愴然改貌用不加刑徐州嘗歲飢王散糶粟俸帛以繼民之乏蠲理冤疑咸息繇務所在皆有愛於民臣聞善人國之紀也安有仁於民庶雪其宗國者其可明四也王脩身潔行言無近雜内去声酌之娛外無田戈之好每所臨踐不加穿築直衛不繁第宅無改荆州高齋刻楹栢構玉廢而不處昔朝廷歆賜王東陵甲第又辞而不當兩宮所遣珍玩塵於筭篋無他嬖私不耽内寵姬媵教人皆詔令所賜王身食不踰一肉器用瓦素時有獻鏤玉噐王顧謂何昌寓曰我持此安用哉乃謝而反之王恭已蹈義如此其可明五也王之在荆州也時獻大妃初薨宋明帝新弃天下京畿諸王又相繼非命王方徵入為太常楚下人氏並勸勿下王謂為臣而距先皇之命不忠為子不奉親之寃寃不孝於是弃州西之重而匍伏北闕王若志掘疆便應高枕江漢何為曲折而受制於人乎其可明六也王名高海肉義重太山耆幼懷仁士庶慕德故從昏者

忌明同枉者毀正搦絃為鈞長一作百行坐刻唳皆生風塵會  
王季符負罪流謗事會說人之心權醜相扇鴟梟奮翼王雖溝  
慙離而誠分彌款散情中孚揮跡滿素虞玩之御使歸旋世子  
入質京師續解徐州請身東第後求會稽降階外撫虞玩殷渙  
實為詮譯誠心殷勤備留聖聽王若併張跋扈何事若斯其可  
明七也自是以後日同殊論蒼梧之衰德既彰群小之奸慝彌  
廣不盈其毒上不可依時長王並見誅鋤公卿如蹈虎尾衆人  
翕翕莫不主仰於王廂閣諸人同謀異志王心不從利忠不悖  
本執周天賜而斬之以距王宜興等遣司馬孫謙歸款朝廷王  
若欲擬非覬寧當如此乎其可明八也又是年五月以後道路  
皆謂阮佃夫等欲潛圖宮禁因兵北襲而皇國高道慶等傳構  
其事武入樊亂更相恐脅至六月而京師徵賦車徒將講衆北  
壘都鄙疑駭僉言豐作垣祗祖因民情囂蕩揚声北奔紹辭惑  
衆窮亂極禍會州人都還說植門已閉殊不知臺中安否王既  
素籍異論謂為信然收率疲弱志在投散冰炭在懷但恐遲後  
何圖兵以順出翻為逆動乎夫往來之人諠譁切惑皆出輦轂  
非從徐州起也且臺以六月晦夜無何呼北兵以至皆登陴抽  
刃而朱方七月朔故緩帶從容其晚聞京都變亂始乃鳩兵簡  
甲爾王豈先造禍哉其可明九矣王聞京室有難坐不安食不  
甘言及太后未嘗不夾巾掩泣又臨危之際撫檻而嘆曰吾恐  
三才於斯絕矣茲豈不誠在本朝以天下為憂乎自非深忠遠  
槩孰能身滅之不恤猶眷國家安危哉其可明十也王王起兵

之日止在營救昏難放殛奸惡非他故也請較言之當時君臣之道治亂云何長阮佃夫為有罪邪為無罪邪若其無罪何故為戮若其有罪討之何辜王豈不知君臣之無將乎顧以援救火之家豈王先曰大人非不恭也徒以運屬凌喪智力無所用之蹉跌傾覆此乃時也豈謂反乎果然今日王亡明日宋亡王何負於社稷何愧於天下哉臣聞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王子之墓漢高定天下過大梁躡燕伐脩信陵之祀存望諸之裔晉世受命亦追王陵之寃而詔其孫為郎夫比干殷辛之罪人也無忌魏之疑臣也

樂毅燕之逃將也彥雲齊之賊而晉之害也適逢聖明之君革創制照切誠蕩嫌怨講議以天下之善也或殊世而相明故四賢咸濟其令問三后馳光於萬葉君子榮其輝小人服其義今陛下尊英雄之高軌振逸世之奇聲何至仍衰世之異議以掩賢人之名哉若王之中外不明始終陷德臣惧方今之人不復為善矣且世之興衰何代無有今齊苗裔萬世之後其能無汗降乎苟前良可瘞何以勸後之能者伏願上同周漢西晉之如彼下為來裔垂範之如此當霧然降明詔箋枉道使往王得洗謗議極真魂賜以王礼反葬則民之從義猶若迴風之捲草也臣聞鶴鳴臯桎則降陰吐雲騰蛟聳躍而沉雲鬱冥但傷臣言輕落毛身如橫莽神高聽邈終焉莫省宜歆內不負心庶將來如王之意爾又不省璉後以母老闕養拜彭城郡丞

崔偃惠景之子也為始安內史先是惠景為平西將軍以東昏

即位誅戮將相舊臣皆盡惠景不自安乃起兵事敗伏死偃藏  
竄得免和帝西臺立以為寧朔將軍中興元年詣公車門上書  
曰臣竊惟太祖高宗之孝子忠臣而昏主之賊臣亂子者江夏  
王與陛下先臣與鎮軍是也臣聞堯舜之心常以天下為憂而  
不以位為樂彼孑然之舜隴畝之人猶尚若此况以祖業之重  
家國之功江夏即行之於前陛下又蹈之於後雖成敗異術而  
所由同方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天下纖介之屈尚望陛  
下申之絲髮之冤尚望陛下理之况先帝之子陛下之兄所行  
之道即陛下所由哉如此尚不恤其餘何幾哉陛下德侔造化  
仁育群生雖在昆蟲草木有不得者覽而傷焉而况乎友愛  
天至孔懷之深夫豈不懷將以事割此實左右不明未之或詳  
惟陛下公聽並觀以詢之芻蕘群臣有以言為不可者乞使臣  
廷辨之則天人之意塞四海之疑釋若不然僥小民之無識爾  
其曉然知此相聚而逃陛下以責夏江之冤而朝廷將何者以  
應之哉若天聽沛然迴光發惻愴之詔而使東牟朱虛東褒  
儀父之節則荷戈之士誰不盡死愚慙之言萬一上合事乞留中  
事寢不報偃又上疏曰近冒陳江夏之冤定丞聖詔已有褒贈  
此臣枉疏之罪也然臣所以認問者不得其實罪在萬沒無所  
復云但愚心所跟非敢以父子之心骨肉之間而僥倖曲陛下  
之法傷至公之義誠不曉聖朝所以然之意何則枉主雖狂而  
實是天子江夏雖賢實是人臣先臣奉人臣廷人君以為不可  
申明詔得矣然未審陛下亦是人臣不而鎮軍亦復奉人君廷



人君今之嚴兵經乎萬指於象位者其故何哉臣所以不死苟存視息非有他故所以待皇運之開泰申冤魂之枉屈今皇運既已開泰矣而死於社稷盡忠反以為賊臣何用此生陛下世矣臣聞王臣之節竭智盡公以奉其上居股肱之任者申理冤滯薦達群賢凡此衆臣夙興夜寐心未嘗頃臆之間而不在公故萬物無不得其理而頌聲作焉臣謹按鎮軍將軍臣穎胄宗室之親股肱之重身有伊霍之功荷陛下一旦之任中領軍臣諱臣欽若等自受惟幄之寄副貳宰相之尊皆所以棟梁朝廷社稷之臣天下所當遑遑匪懈盡忠竭誠欲使萬物得理而頌聲大興者豈復宜踰此哉而同知先股肱江夏安濟王室天下未遂王亡興亡而不為陛下不瞽然一言知而不言是不忠之

臣不知而不言乃不智之臣此而不知將何所知如以江夏心異先臣受制臣力則江夏同致死斃聽可昏政淫刑見殘無遺然江夏之異以何為明孔矜二人誰以為戮乎御麾幡言輒任公同心共志心若膠膝而以為異臣竊惑焉如以先臣遣使江夏斬之則征東之驛何為見戮陛下斬之征東之使寔詐山陽江夏違先臣之請實謀孔矜天命有歸故事業不遂爾夫惟聖人乃知天命守忠之臣惟知盡死安顧成敗詔稱江夏遭時厄故跡屈行令內恕探情無玷純節今之旨又何以處鎮軍哉臣所言異矣乞就湯鑊然臣雖萬沒猶陛下必申先臣何則惻愴而申之則天下伏不惻愴而申之天下之人北面而事陛下者徒以力屈爾先臣之忠有識所知南史之筆千載可期亦何

待陛下屈伸而為褒貶然小臣惓惓之愚為陛下計爾臣之所  
言非孝其父實忠其君惟陛下熟察少留心焉臣頻觸宸嚴而  
不彰路所以每上封事者非自為戇地猶以春秋之義有隱諱  
之意也臣雖淺薄然今日之事斬足斷頭殘身滅刑何所不能  
為陛下爾臣聞生人之死害人之骨有識之士未為多惑公聽  
並觀申人之寃秉德任公理人之屈則普天下人爭為之死何  
則理之所不可以已也陛下若俯鑒臣寃深收往失發惻愴之  
詔懷可報之意則桀之大實可吠堯蹠之客實可刺由臣非吝  
生實為陛下重此名於天下已成之基可惜之實莫復是加浸  
明浸昌不可不循侵微侵滅不可不慎惟陛下熟察詳推其哀  
若陛下猶以為疑鎮軍未之允決乞下征東共詳可否無以向

隅之悲而傷陛下滿堂之樂何則陛下昏主之弟江夏亦昏主  
之弟鎮軍受遺託之恩先臣亦荷顧命之重情節無異所為皆  
同殊者惟以成敗仰資聖朝爾臣不勝愚忠使群臣廷辯者臣  
乞專令一人精賜本語僥倖一人天聽照然則軻沉七族離傷  
妻子人以為難臣豈不易詔報曰具知卿怨切之懷御門首義  
而矜德未彰亦追亦慨然今當顯加贈謚偃等下獄死

梁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仕宋為奉朝請建平王景素好士  
淹隨景素在南兖州廣陵令郭彥文得罪連淹繫兖州獄淹就  
獄中上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龍  
於齋堂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泣者何士有一定之論  
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以壯夫義士狀死而不

顧者也下官聞人不可恃善不可依始謂徒語乃今知之伏願  
大王暫停左右少加憐鑒下官本蓬戶桑樞之民布衣常帶之  
士退不飾詩書以警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昔者謬得升降丞  
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疑嚴側身局禁者竊乎慕  
大王之義為門下之賓備明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妓之末大  
王惠以恩光矜以顏色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  
分矣常欲結纓伏劔少謝萬一割心踵摩以報所天不圖小人  
固陋坐貽謗缺迹墜昭憲身陷幽門履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  
聞虧名為辱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  
迫季秋天光沉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五此少卿所  
以仰天垂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下官雖乏御曲之譽然嘗  
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屠肆之間卧巖石之下次則結綬  
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下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啓  
丹冊並圖青史寧當爭分寸之未競刀鎚之利哉然下官聞積  
毀銷金積譏糜骨古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下  
義被之二才猶惑如此况在下官烏能自免昔上將之耻終侯  
幽獄明臣之羞史遷下室如下官當何言哉夫魯連之智辭祿  
而不反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社門於  
西秦亦良可知也使在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  
舌伏七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寄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  
今聖歷欽明天下樂業清雲浮雜榮光江河西洎臨洮狄道北  
距飛孤陽原莫不浸仁沐義照景飲醴而下官抱痛闔門御憤

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太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沈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此心既照死且不朽景素覽書即日出之淹至天監元年為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臨沮縣伯

後魏成淹為著作佐郎先是慕容白曜為征南大將軍青州刺史濟南王以獻文回年冬見誅初乙渾專權白曜頗所挾附緣此追以為責及將誅也云謀反叛時論寃之孝文太和中淹上表理白曜曰臣聞經略疆宇由良將之功褒德崇庸乃聖王之務臣伏見故征南大將軍開府青州刺史濟南王慕容白曜祖父相資世首東裔值皇運廓被委節臣妾白曜生長王國飲服道教爵列上階位登常伯去天安初江陰夷楚敢拒王命三方

阻兵連城岳峙海岱蒼生翹首極拔聖朝乃眷南顧思救荒黎大議廟堂顯舉元將遂推轂委誠授以專任之任握兵十萬杖節一方威陵河濟則淮徐震懼師出無監而申纂授首濟北太原同時消潰糜溝垣苗相尋奔走及迴麾東歸道固御壁盤陽梁鄒肉袒請命曰曜外宣皇風內盡方畧身標甲冑與士卒同安撫初附示以恩厚及青州剋平文秀縛面海波清靜三齊底定逖彼東南永為國有使天府納六州之貢河濟息烽警之虞開岱宗封禪之畧闢山川望秩之序斯成宗廟之靈神筭所授然抑亦曰曜與有力矣及氛翳既靜爵命亦隆榮曜當時嚴譽日遠而民惡其上妄生尤隙因其功高流言惑傷聽瘼未瘳合門屠戮臣謂白曜策名王庭累荷榮授歷司出內世載忠美

開墾千里拔城十二辛勤於戎旅之際契闊於矢石之間登鋒履危志靜昏亂方難既夷身膺高賞受胙河山與國升降六十年寵靈已極觀其立功足明機運豈應僥倖更要非望者乎自開國以來誅有罪犯極刑不得骸骨者悉聽收葬大造之恩振古未有而白曜人舊功高嬰禍淪覆名滅國除爵命無紹天下衆庶咸共哀憐願陛下揚日月之明照勲臣之績使闔棺定謚歿有餘稱仰惟聖明豁然昭覽狂瞽之言伏待刑憲孝文賢表嘉愍之

李孝伯太武時為散騎常侍太武寵眷以宰輔遇之卒之日還近哀傷有子安民豹子於孝明正觀三年上書曰切惟庸勲賞勞有國常典興滅繼絕哲后所先是以積德累忠春秋許宥十世立功成業河山誓其永乂伏惟世祖太武皇帝英敵自天籠罩百城東清遼海西定玉門凌滅漠北飲馬江水臣亡父故尚書宣城公先臣孝伯宴基感會邀幸昌辰綢繆幃幄繾綣侍從廟筭嘉謀每家顧採于時儲后監國奏請徵賢詔報曰朕有孝伯足以治天下何用多為其見委遇乃至於此是用寵以元覬爵以公侯詔冊曰江陽之巡竒謀屢進六師大捷亦有勲焉出內勤王寵遇隆厚方開大賞而世祖登遐梓宮始遷外在名嶽高宗冲年纂運未及追叙臣興外百靈先臣弃世微績未甄誠志長奪播紳僉傷早世朝野咸哀不永臣亡兄襲無子封徐永惟宗構五情摧圯先臣榮寵前朝動書王府同之常倫爵封堙墜准古量今實深荼苦竊惟朝例廣川王導太原公元大曹

等並以勲重先朝世絕繼祀或以傍親或聽弟龍衣皆傳河山之功  
垂不世之賞况先臣往象委遇籌惟奕勲著於中聲傳於外事  
等功均今古無易是以漢賞進布裁重良平魏酬張徐不弃苟郭  
今數族追賞於先朝之世先臣絕封於暉明之時瞻流顧侶存亡  
永恨竊見正時中爰發存亡之詔褒賢報功之旨熙平元年故任  
城王澄所請十事復新前澤成一時之盛事曠代之茂典凡在纓紱  
誰不安慶盖以獎勸來今垂範萬古耳劉氏偽書翻流上國尋其  
訛謗百無一實前後使人不書姓字亦無名爵至於張暢傳中畧叙  
先臣對問雖改脫畧盡自欲矜高然逸韻難虧猶見稱載非真存益  
於時未亦有彰國美乞覽此書昭然可見則微微哀構重起一朝先  
臣潛魂結草於千載矣遂不得襲之

辛雄為尚書三公郎先是御史中丞東平王元康輿棺諫諍尚書  
令任城王澄劾以大不敬詔恕罪死為民雄奏理之曰竊惟白衣元  
康歷奉三朝每蒙寵遇蹇諤之性簡自帝心鷹鷂之志形於在昔故  
高祖錫之以康名陛下任之以彈糾至若茹皓昇輦康斥宜下之言  
高肇當政康陳擅權之表剛毅忠款群臣莫及骨鯁之迹朝野共知  
當肇之時康造棺致諫主聖臣直卒以無咎假欲重造先帝已容之  
於前陛下亦宜寬之於後况其元列由緒輿罪案不同也脫終貶黜  
不在朝廷恐杜忠臣之口塞諫者之心乖琴瑟之和志違鹽梅之  
相濟祈奚云叔向之賢可及十世而康不免其身實可嗟惜未幾  
康除龍驤將軍平州刺

史

崔鴻為三公郎中先是襲常山王素孫壽興為中庶子因公事杖王顥顥後有寵於宣武御史中尉奏壽興誹謗顥因帝極飲無所覽悟遂奏其事帝命可直付壽興賜死帝書半不成字靈太后臨朝鴻上䟽理壽興詔追雪贈豫州刺史謚曰莊楊侃華州刺史播子也播以借民田為御史王基所劾削除平于家侃等停柩不葬披訴積年至孝明熙平初乃贈鎮西將軍雍州刺史並復其爵

元遙為冀州刺史時以諸胡設籍當欲稅之以充軍用故人不願乃共構遙云取納金為御史案驗事與故同遙坐除名遙陳枉不已勅有司重究乃被雪

濟陽王欒長子弼以世敵應襲先爵為季父麗奪王爵橫授母兄子誕弼遂絕人事布衣蔬食而卒孝莊建義元年子暉業訢復王爵

陸凱祠部尚書司中大中正琇弟也琇以從兄敵事免官宣武景明初試守河內郡咸陽王禧謀反令子曇和與尹仵期薛繼祖等先拋河內琇聞僖敗斬曇和首時以琇不先送曇和禧敗送陸宗大小咸見收捕會將赦先薨於獄凱仍上書訴寃詔復琇爵子景祚襲

宋遊道為通直散騎常侍遊道河南尹李獎故吏也初獎為河南尹元顥以獎兼尚書右僕射慰勞徐州羽林及城人不承顥旨害獎傳首洛陽出帝時遊道上書理獎曰臣聞賞善罰惡謂

之二機有道存焉所貴不濫是以子胥無罪吳人痛之郤宛不  
幸國言未息河南尹李燁門居戚里世擅名家有此良才寔兼  
周用自少及長忠孝為心入朝出收清明流譽矜懷放暢風神  
爽發實廊廟之瑚璉社稷之楨幹往歲北海竊據負扆當朝王  
公卿士俛首從事而獎闔門百口同居京洛既被西羈繫自投無  
由託使東南情存避難當時物論謂其得所然北海未敗之日  
徐州刺史元孚為其純臣莫之敢距表啟相望遲速惟命及皇  
輿反正神氣斯復輕薄之徒共生僥倖詭言賈賞曲道求通濫  
及善人稱為己力若以獎受命賊朝語跡成罪便與天下共當  
此責于時朝音惟命免官亦既經恩方加酷濫伊昔具臣此肩  
賊所身臨河上日尋干戈時逢寃政任遇不改一介使人獨嬰  
斯戮允在有心孰不嗟悼前朝所以論功者見其邊人且相慰  
悅其猶郭默生亂劉裔懸首事乃權宜蓋非實錄昔鄧艾下世  
灼理其寃馬援物故朱勃申其屈臣雖小人趨事君子有懷  
舊恩義無人故見其若此久欲陳辭含言未吐遂至今日幽泉  
已閉隴樹成行手捫心顧懷愧慨幸逢興世理運惟新雖曰纂  
戎事同翔羊頗有大恩被於率土亡官失爵者悉蒙追復而獎  
雜木猶存牛車未改士感知已懷此無忘輕率瞽言干紀輦  
轂伏頌天鑒賜垂矜覽加其贈秩慰此幽魂詔贈衛將軍州刺  
史

隋段文振仁壽初為行軍總管討嘉州亂獠文振謁蜀王秀貌  
頗不恭為秀所奏除名及秀廢黜文振上表自申理高祖慰諭



之授大將軍

辛公義初為揚州道黜陟大使豫章王陳恣其部內官僚犯法未入州境預令史屬公義答曰奉詔不敢有私及至揚州皆無所縱捨疎御之及煬帝即位揚州長史王引入為黃門侍郎言公義之短竟去官吏人守闕訴寃相繼不絕後數歲帝悟除內史侍郎

唐蔚遲者福右周相州都督迥之從孫先是隋文輔攻將有異圖迥不從兵敗而死武德中者福為庫部員外郎上表請改葬朝議以迥忠於周室有詔許之

岑文本父之象仕隋為邯鄲令坐事不得申文本詣司隸稱寃時年十四辭情甚切占對間雅人皆異之其父竟雪由是知名文本後為中書侍郎

蘇安常冀州武邑人則天長安三年御史大夫魏元忠為張忠之兄弟誣構繫獄安常抗疏申理元忠曰臣聞昔者明王有含天下之量有濟天下之心能進天下之善能除天下之惡若為君主而不行此四塗者必當神怒鬼呼陰錯陽亂欲使家國榮泰其可得乎伏惟皇帝懸象設教乘時致理非不欲褒進良直屏除奸佞蓋為達耳者寡順情者多陛下往日革命之際即能勤於庶收親摠萬機博採謀猷旁求俊彥故四海之內以陛下為納諫之主陛下期年以來怠於政事詭邪黨結水火成災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故四海之內以陛下為受佞之主當今邪正莫辨獄訟寃寃豈陛下昔是而今非只是為居安亡危之失也臣

竊見御史大夫檢校太子允庶子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魏元忠  
秉直有文位居宰輔故履中正之基者用元忠為龜鏡踐邪佞  
之蹈者疾元忠如仇讎臣伏見靈台監張易之兄弟在身無德  
於國無功不逾數年遂極隆貴自合飲水懷懼酌水思清夙夜  
兢以答恩造不謂溪壑其志豺狼其心欲指鹿而敵蒲先害忠  
而損善將斯代亂之法汗我明君之朝自元忠下獄以來臣見  
長安城內街譚巷議者謂陛下委任奸佞斥逐賢良以元忠必  
無不順之言易之必有交亂之意相逢偶語人心不安雖有忠  
臣烈士空撫髀於私室而鉗口不敢言者皆懼易之威權惟恐  
無辜而受戮亦徒虛死爾今三秋戒節藩中則馳馬乘肥九州  
作貢天下則歛賦煩重以臣言此已不勝其弊况又聞陛下縱  
逸謔慝禁錮良善倘刑罰失中則遐邇變生臣恐四夷因之即  
窺覘得失以為邊郡之患百姓因之即聚結義兵以除君側之  
惡復恐逐鹿之黨叩關而至亂階之徒中外相應爭鋒於未獲  
門內問新於大明殿前陛下將何事以謝之欲何方以禦之臣  
今為陛下之計安百姓之心者莫若收雷電之威解元忠之網  
復其爵位君初如初則天下幸甚陛下好生惡殺縱不能斬佞  
臣頭以塞人望臣請奪其榮寵剪其羽翼無使權柄在手驕橫  
日滋專國倍於穰侯迴天過於左悺於宗廟安矣惟陛下圖之  
臣雖微賤天性愚直未曾謁玉侯將相亦不識元忠易之面豈  
此可親而彼可疎但恐說邪長而中正絕伏惟陛下鑒回天鑒  
察臣此心即微臣朝志得行夕死無恨數奏不省易之兄弟聞

之深共讐嫉欲遣刺客害之賴止諫大夫朱敬則鳳閣舍人栢  
彥範著作即魏知古保持獲免

敬讓開元中為魏州長史其父暉則天時流嶺南武三思恐其  
再用使侍御史周利貞往殺之至是讓為魏州長史利貞為辰  
州長史俱欲奏事左臺侍御史崔璋監殿廷楫利貞先進讓為  
訢利貞受武三思使枉害臣父璋劾讓不待監引請付法玄宗  
曰讓訢父枉不可不矜朝議亦不可不肅讓奪一月俸利貞貶  
邕州刺史

王峻為朔方軍節度使時檢校太子左庶子魏元忠為張易之  
兄弟所構左授高要尉峻密狀申明之

李勉以肅宗乾元中為梁州都督山南西道觀察使以故吏前  
密縣尉王晬攝南鄭令俄有詔處死勉問其故乃為權倖所誣  
勉詢將吏曰上以牧宰為人父母豈以譖言而殺不辜乎即停  
詔拘晬飛表上聞晬遂獲宥

楊炎以代宗大曆末貶官道州司馬時嗣曹王臯為衡州刺史  
坐小法貶潮州刺史炎知臯事直及炎作相復以臯為衡州刺  
史

韓潭以德宗貞元初為夏綏銀節度初建中末德宗幸奉天祐  
僕射崔寧與所親言及盧杞奸邪杞聞之遂與王翊誣構殺之  
至是潭奏讓新加禮部尚書制命以雪崔寧之罪蓋嘗為寧之  
將校也帝不許譚讓官而詔寧許其家收葬

馮瑱夏州人翊之子也時節度使韓譚朝京師其監軍賈英秀

在鎮挾誣捕節度推官王遊順令典李縉朝以枷拉殺羽鎮以  
寃上訴臺推得實遊順縉朝等坐曲法殺人皆下京兆府杖殺  
穆贊為濟源主簿時父寧任和州刺史以剛直不屈於廉使遂  
被誣奏貶和州司戶叅軍贊奔赴關庭號泣上訴詔使御史覆  
問寧方得雪詔曰令子申父之寃憲臣奉君之命楚劔不於牛  
斗秦臺自洗於埃塵由是知名

常處厚為翰林侍講學士敬宗初即位宰相李逢吉權傾天下  
翰林學士李紳性剛直每承顧問獨排遺之逢吉怨紳與其黨  
共構貶為端州司馬紳疾惡太甚又不能韜晦見附會逢吉者  
實如讎仇故雖已斥遠猶為朋黨之所甚忌時惟處厚頗不平  
之上疏曰臣竊聞朋黨議論以李紳貶屈尚輕臣受恩至深  
職備顧問事關聖聽不合不言紳先聖獎用擢在翰林無過可  
書無罪可戮今群黨得志讒嫉大興詢於人情皆共歎駭詩云妻  
兮成是具錦彼譖人者亦以太甚又曰讒言罔極交亂四國  
自古君子未有遠君子近小人而致太平之甚者也又古人云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李紳是前朝任使縱有過惡陛  
下猶宜洗疊滌瑕念舊忘過以成無改之美今逢吉門生故吏  
遍滿朝行侵毀加誣何詞不有所敗如此猶謂大輕蓋曾參有  
投杼之疑先師有實塵之戒伏望下斷自聖慮不惑奸邪天下  
幸甚建中之初山東向化只緣宰相朋黨上負朝廷楊炎為元  
載復公讎盧杞為劉晏報怨兵連結禍天下不平伏乞聖明察  
臣愚懇於是帝亮明其端

楊漢公為司封郎中文宗太和九年元虞卿為京兆尹以家人  
出妖言事下御史臺鞠漢公并虞卿男知進等八人槌登聞鼓  
稱寃宣歸私第

吳汝納為河南府永寧縣尉以久不調挾怨附李宗敏楊嗣復  
之黨以謗李德裕汝納弟為相江都尉部人訴其賊罪無聚百  
姓顏悅女為妻有喻格律楊州節度使李紳令觀察判官魏錡  
鞠之賊狀明白湘伏法及具獄上物議以德裕方為相素憎吳  
氏疑李紳鍛成其罪諫官論之乃差御史崔元藻復推具款妄  
破稅糧錢計賊准法其聚百姓顏悅女為妻是前青州衙推與  
楊州案小異德裕怒元藻無定奪奏貶崖州司戶宣宗嗣位德  
裕為太子太保分司汝納進狀稱臣弟湘去會昌四年任揚州

江都縣尉聚故青州衙推顏悅女為妻被都虞候盧行等立誣於  
節度使李紳遂下獄枷禁佑阿顏資從衣服作錢數豎稱正  
賊又豎顏悅繼室阿焦為百姓奏狀稱是百姓阿焦女旦女從  
父姓况嫡母已死今豎是阿焦女足為加誣若父是百姓自有  
格律臣弟亦不合處死於時諫官上論羗監察御史崔元  
藻為制使重推知臣弟至寃文案入奏元藻下獄貶竄乞下臣  
狀於法司追盧行立劉群江都縣令張引思元推官典崔元藻  
復推官典魏釗元壽等推劾即知李德裕用情為李紳屈殺臣  
弟勅付御史臺推御史臺奏云揚州都虞候盧行立劉郡於會  
昌二年五月十四日於阿顏家喫酒并與阿顏母同坐郡自擬  
叔阿顏為妻女稱監軍使處要阿顏進奉不得嫁人兼擅令人

監守河焦遂出嫁女與江都尉吳潤群令押軍牙官李尅勳遮  
闌不得乃令江都百姓論湘取受節度使李紳追湘下獄計贓  
處死具獄奏聞朝廷疑其冤差御史崔元藻案問據湘雖有取  
受罪不至死李德裕黨附李紳乃貶元藻嶺南取淮南案斷湘  
處死於是德裕等并坐貶官李紳已死追奪三任官詔  
後唐劉瓚為中書舍人奏故天雄軍節度使判官司空頽頊事  
先朝實懷忠節止因誣構遂至族誅今遇雍熙乞垂照雪疏奏  
不出

晉何澤初仕後唐同光中為河南尹時洛陽令羅貫為樂人強  
占稅戶譖於莊宗下獄考掠逼令招罪見害天成二年澤為倉  
部郎中因逢恩赦上表昭雪勅河南縣是神州赤縣縣令乃明  
庭籍臣未審罪名便當極法不削不貶不案不彰困枯木於廣  
衢抱沉寃而至死眾人具見有耳皆聞何澤對宰洛陽委其實  
狀今此伸屈直共表章請雪吞声以在幽壤遂其冥冥下是非  
玄思以不知蕩蕩無私俾輿情而共感宜加昭雪兼賜贈官其  
子或文行可稱便許錄任

漢唐景思乾祐中為汝淮巡檢指揮屢剋淮賊而性忠怒所至  
能撫養民心歸之時史引擎瀆貨多羅織南北富商殺之以取  
其才大開告密之門景思部下有僕夫丞京都薦託恃其有主  
希求無厭委曲待之不滿其心一日拂衣而去見引擎言景思  
受淮南厚賂私貯器械欲為內應引擎即令親吏殿三百騎往  
收之告者謂收吏曰景思力一人之敵見便殺之不然則無

及矣收騎至京思迎接其旨下一作在擒之者景思以兩手抱之大呼曰冤哉京思何罪設若有罪死亦非晚不容披雪公等皆丈夫安忍如此都将命釋之引告者面證景思言受淮南賂景思曰我從人家入並在若有十緡貯積亦是受賂言我貯甲杖除官賜外有一事亦是私貯使者搜索箱篋索然惟衣一笥軍籍糧簿而已乃寬之景思曰使者但械繫送我入京先特景思別有從者在京聞景思被誣乃見引擎曰康景思赤心為國某服事二十二年孝於父母義於朋友被此誣罔何以申陳某請先下獄願公追劾景思免至寃橫引擎女之令在獄日與酒食景思既桎梏就路穎毫之人隨至京師丞保證之引擎乃令鞠告事者即伏誣陷即斬之乃奏釋景思

周揚瑛廣順中為鄭州防禦判官瑛所犯公急美處死思天妻王詣御史臺訴寃臺司追瑛鞠訊八下人之罪省寺詳斷追奪見任官牒官當不盡餘徵銅初李思言稅鹽於本州官城於經過為官所擒詰之伏罪獄成英斷之弃市王以夫所請官鹽不入州郭門與私鹽所犯有異訴夫之寃死英既伏罪法寺據律以減等論合徒三年半以官當贖李希用為平山縣令罷官表訴從人諸葛知遇李澄乾祐中誣告殺弟太子太傅崧一家共二人見存乞推劾寃勅付府勘鞠諸葛知遇李澄尋戮死

冊解元

國





